通志堂經解

仁12
1411
494

12
門
類
卷

熊先生經說卷第一五

豫章 熊朋來 編

儀禮禮記

儀禮中自有禮記是傳儒者恒言之以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與儀禮士冠士昏鄉飲酒射燕聘之禮相爲經傳也劉氏又補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以爲二經之傳及讀儀禮則士冠禮自記冠義以後即冠禮之記矣士昏禮自記士昏禮凡行事以後即昏禮之記矣鄉飲酒自記鄉朝服謀賓介以後即鄉飲之記矣鄉飲禮自記大夫與公士爲賓以後即

鄉射之記矣燕禮自記燕朝服於寢以後即燕禮之記矣聘禮自記久無事則聘以後即聘禮之記矣公食大夫禮自記不宿戒以後即公食大夫之記矣覲禮自記凡俟於東廂以後即覲禮之記矣士虞禮之記矣特牲饋食禮記虞沐浴不櫛以後即特牲之記矣士喪禮則士處適寢自記特牲以後即士喪禮之記矣既夕禮則啓之以後附在既夕者即士喪禮之記矣漢儒稱既夕禮即士喪禮下昕以後即既夕之記矣篇故二記合爲一也喪服一篇每章有子夏作傳而記公子爲其母以後又別爲喪服之記其記文亦有傳是子夏以前有此記矣十七篇惟士相見大射少牢饋食有司徹四篇不言記其有記者十有三篇然冠禮之記有孔子曰其文與郊特牲所記冠義正同其餘諸篇惟既夕之記略見於喪大記之首章喪服之傳與大傳中數與相似餘記自與小戴冠昏等六義不同何二戴不以禮經所有之記文而傳之也十三篇之後各有記必出於孔子之後子夏之前蓋孔子定禮而門人記之故子夏爲作喪服傳而并其記亦作傳焉三禮之中如周禮大綱雖正其間職掌繁密恐傳之者不皆周公之舊左傳所引周公制周禮曰殊與今周禮不相似亦恨其僅以左傳之文爾大小戴所記固多格言而訛僞亦不免惟儀禮爲禮經

之稍完者先儒謂其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塵存者後之君子有志於禮樂勿以其難讀而不加意也

十七篇實十五篇

儀禮各爲十七篇實十五篇而已既夕禮乃士喪禮之下篇也

士冠禮將冠者采衣紒

紒即髻字采衣者緇衣錦緣錦紳錦束髮要亦具慶者如此

緇布冠無笄者以經文皮弁笄爵弁不言緇布冠笄緇布冠有缺項青組纓屬於缺本

註缺讀如有頍者弁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項中有掘窪文掘又音缺蓋掘即缺之上聲故掘缺音相通今俗呼衫紐曰掘此冠以掘貫組爲固是以不用笄

士昏禮婦乘加景

此景字合讀作褧中庸尚絅釋者引衛詩衣錦褧衣爲莊姜初嫁之飾尚即加之謂也景即褧絅音訛也今註謂景明也加景爲明衣然既曰行道禦塵則此景字當作褧

婦拜授地

古者女拜常時皆肅拜惟初嫁及爲夫爲長子主喪

則以手扱地如男拜或曰自唐則天以後婦人始廢
昏喪扱地之拜

俠拜

婦人先一拜男子再拜婦人又一拜朱子曰男子再
拜時婦亦還拜大抵古人無受拜之禮惟國君於其
士不必荅拜他國之士亦荅拜昏禮婦見舅荅拜冠
禮子見於母則母拜之皆俠拜也

疑立

昏禮婦疑立鄉飲酒及鄉射賓主皆有疑立公食大
夫賓疑立疑讀作屹謂屹然不動而立

兼巾

古者尊罍籩豆皆有布巾窻覆之昏禮有二豆四豆
兼巾共一長巾通窻也

房中之樂

燕禮既行有房中之樂古者房後左房右室鐘磬簫
難以移入房但以琴歌周南之三召南之三唯所欲
者歌之曰房中之樂

靈

古有中靈禮蓋儀禮之逸而不傳者其篇名見於禮
經之註魯共王河閒獻王所得古禮五十六篇者皆
十七篇即今儀禮餘三十九篇在秘府其後不傳於
世而中靈禮遂逸靈者屋有複穴開其上以取明雨

則雷之因名中庭曰中雷春秋傳士季入諫三進及雷鄉飲記有磬階雷即中雷也大記有東雷注云危棟上也雜記有門內雷即賓執脯賜鐘人之處

阿棟楣廆

少牢饋食疏大夫士廟室皆兩下五架正中曰棟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西一架曰楣前承簷曰廆（果綺切）廆讀如諸戎掎之掎棟北為室南辟開戶士昏禮賓當東阿東南致命當阿言當棟也入堂不入房也阿今俗名桁間橫梁亦曰楣廆今俗名簷柱

坫

兩楹之間築土為坫以至尊反爵於尊前禮記明堂位有反坫者爵坫也崇坫者圭坫也儀禮有東坫西坫注云在堂角士喪禮有齋坫後人為酒案以置尊而反爵乃坫之遺制也唐太宗坐秘殿燕回紇殿前設高坫置朱提瓶於上（朱提山名出銀上音殊下音時）潛泉浮酒自左閤通坫趾注之瓶轉受百斛回紇數千人皆醉而飲不盡瓶之半是唐初大燕猶築坫也然築坫乃邦君之禮非大夫以下所得為

枷

枷六寸七也以角為之令滑澤此古人吉凶常用而字書韻釋專以為楔齒之用謬矣冠昏賓祭受醴扱

醴必用角柶以柄向身則曰加柶面枋即柄字以舌向身則曰加柶面棬小匙醴濁挍乃可飲也古者丈夫布指成尺六寸之七其長無幾但揳齒之柶既用則埋之喪禮兼用角柶木柶

鄉射禮五中

君國中射則皮樹中燕射用焉於郊則閭中大射用焉於竟則虎中士鹿中鄉射用焉本注皮樹獸名君射於國中則用之閭亦獸名岐啼一角如驢大射在郊庠則用之鄉射之記言皮樹閭虎兕鹿五中而專言虎中蓋前足跪鑿背容八筭舉士禮以爲例或是上得兼下常用鹿中鄉射禮是鄉大夫州長等宮主之宜用兕中而止用鹿中其實一物而異其獸之名皆以木爲之以漆飾之爾

不鼓不釋

小戴記射義及郊特牲皆引孔子論射之言曰何以聽何以射是將聽與射對說本注但言射容樂節相應而孔疏略無發明合以周禮夏官射人爲解方見得所以聽所以射惟儀禮鄉射不鼓不釋注疏說到此司射之命辭曰不鼓不釋者言不與鼓節相應者不釋筭必明乎其節之士也古之射者皆發乘矢以相有事於四方騶虞九節是五節以聽四節以射貍首七節是三節以聽四節以射采蘋采蘩五節是一

節以聽四節以射有射人經文可證賈氏以其得於周禮者疏儀禮可謂至當

聘禮篇未有鄉黨語

聘禮篇未執圭如重入門鞠躬私覿愉愉等語未知鄉黨用聘禮語抑聘禮用鄉黨語大抵禮經多出於七十子之徒所傳案朱子鄉黨集注引晁氏曰定公九年孔子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無朝聘之事疑使攝執圭二條但孔子嘗言其禮如此又引蘇氏曰孔子遺書雜記曲禮非必孔子事也見得古有儀禮之書聖門因記其語

聘禮束紡

聘用束紡注云紡絲爲之紡絲之名已見儀禮注

聘禮三日具沐五日具沐五日具浴

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管人掌客館之人

粟階

燕禮凡粟階不過二等言連上二級公食大夫禮賓粟階升以歷爲粟階也

袒裼襲

禮有袒有裼有襲袒而露肩曰肉袒袒而露襦曰袒婦人不袒傴者不袒餘人皆袒表裘不入公門言露裘以裼爲禮記曰服之襲裘非禮襲裘不入公門言裘以裼爲禮記曰服之襲

也以充美也襲即不褐爲尸者執龜玉者服大裘者襲而不褐餘皆褐鄉射後記云君袒朱襦大夫袒熏襦君在大夫射則內袒疑士射皆內袒

揖揖厭

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下手曰舉手曰揖厭與揖相近晉宋儀賤人拜貴人揖

啐嚌

禮有啐酒有嚌酒初祭而啐再拜而嚌注云啐嚌皆嘗也嚌至齒啐入口內亦曰嚌士冠醮子乾肉折俎嚌之特牲取肝擩鹽嚌之小戴雜記言祥祭主人嚌之則衆賓兄弟啐之主人啐之則衆賓兄弟啐之主人啐之則衆賓兄弟飲之可以見啐與嚌之別矣

醴醮酳

夏殷曰醴周曰醮昏禮有醴賓醴婦女則醮之女則醴之鄭氏云酌而無酬酢曰醮食畢以水漱口漱以酒漱曰酳以酒與人漱曰酳之酳士刃切錫去聲

獻酢酬

鄉飲主人獻賓舉爵三作獻賓及大夫樂工凡三作賓酢主人酢通作昨報昨者所獻也少牢饋食尸酳主人酳即酢字賓昨之後主人酬賓惟酬賓之時須主人先自飲故曰酬者導飲也酬時易爵用觶此撰盞之所始也獻介而介酢獻僎而僎酢於是衆賓僎

介同一旅酬惟燕禮主人自酢膳宰爲主人也其獻公之辭曰臣敢奏爵以聽命不敢必貴者之受其酒特牲主人自酢不敢承主婦之爵也惟燕禮公取大夫所媵觶以行之若賓若長惟公所酬此又換盞之所始也

食饗燕

食禮有内無酒饗禮有酒用太牢燕禮徹俎後說屨升進庶羞無筭爵無筭樂飲射皆有燕所以崇恩紓敬紓燕私之情

更爵

特牲饋食主人更爵酌古者男女不相承爵祭統曰夫婦酢必易爵賓客於主婦士於卿大夫皆不敢以己所飲之爵就酌之所以別嫌敬貴也

媵爵

燕禮下大夫二人媵爵媵送也阼階下北面再拜稽首媵之賓媵觶主人媵觚於賓亦送也

崇酒

鄉飲射有司徹函言崇酒注崇充也沃酌充滿之

埽祭

有司徹主人主婦獻尸取麷黃韭菹等祭於豆間及徹俎司宮埽祭凡祭於豆間者祭始爲飲食之人也徹則有埽之者注云埋之

午割

士饋食禮皆言所音祈俎心舌去本干割之言從橫十字割割肉者安下切上先平割其下而自下切上

扐肺離肺

公食大夫三牲之肺不離割肺者三扐而不離特牲饋食俎用離肺士禮也

房中之羞

有司徹尸侑主人皆升筵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注房中之羞内羞也其籩糗餌粉餈其豆酏食糝食庶羞臐膮言房中以別於庶羞以其物易辨在房中　　　

覲進十馬難盡數牽引至殿庭先引上一馬而九馬隨之當以卓訓叠於義爲通

二厥

陰厥於室之奧陽厥於室之屋漏厥者言神厥飫之陰厥未迎尸陽厥尸已謖故二厥之時無尸大戴禮曰無尸者厥也

普淖

士虞及饋食禮祝辭皆曰嘉薦普淖注云黍稷普大淖和也淖女教切

賢獲

射中者釋獲者賢於左左賢於右射禮以勝黨爲賢而釋獲者曰賢獲

介僎

介輔賓僎輔主人僎者遵法以相禮當從儀禮作遵禮記以遵作僎亦因遵

姑姪

婦爲夫之母曰姑而父之姊妹亦曰姑假借以尊稱之也儀禮喪服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傳曰姪其從姑姪者姑稱兄弟之女子也若男子則史傳但云兄子某弟子某

錫衰

錫裏之錫子夏曰麻之有錫者謂治其布使滑易無

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漢房中歌曳阿錫注云細布言其布滑易如錫

被錫

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衣侈袂被錫讀爲髮髮上波義切下波計切莊子禿而施髮即此被字被錫假髮作高髻詩被之僮僮被之祁祁侈袂大袖之衣

杖下本

喪服禮曰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言竹與桐皆上末而下本案喪杖下本則常用桂杖必須上本

既夕禮丈夫髽

小記男子免婦人髽自足爲證既夕經文必亦如小記所言而有脫字注者忘謂互文適以惑人也

詩懷之

特牲少牢饋食尸以黍嘏主人皆曰詩懷之實於左袂挂於季指季指小指也注詩承也案小戴內則子生三日卜士詩負之語意正同

爵觶觶角散

特牲饋食記二爵二觶四觶一角一散古人飲器在禮經中惟此五者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賤者舉角故角散各止於一惟爵用於獻觚觶用於酬

必多設之而解之用尤多也

牲二十一體十九體十一體九體七體

士冠禮疏節折爲二十一體陳祥道曰國語云禘郊則有全肴王公則有房肴親戚則有殽肴豚解也房肴體解也殽肴骨解也朱文公曰豚解之義陳說得之體解則折肴爲三兩肫匹陌切兩肱兩股各三通爲二十一體凡解牲皆如此但兩髀音陛即以賤股肉不升正俎少牢禮具列牲體明言髀不升知是二十一體內除兩髀只用十九體也肩臂臑三合左右爲六擩乃報切肫胳二左右爲四肫一作膞音純胳一作胳音格短脅長脅代脅合左右爲二正脊脡脊橫脊脊不分左右左右體件不六并脊三爲十九體神俎不用左體故少牢禮止用右胖其左體則侑以下及主賓之俎用之牲體前骨貴後骨賤右體以事神左體以待人十九體實十一體少牢十一體大夫用之肩臂臑肫胳脊有三前爲代脅中爲長脅脅骨一曰舉幹後爲短脅有三前爲代脅中爲長脅脅骨一曰舉幹後爲短脅皆二骨并爲十一實尸同十一體但脊脅一骨在正俎一骨在洁俎洁乞及切爲與少牢饋食不同爾又除一脊一脅爲九體

特牲九體士用之於十一體之中不用脡脊代脅故爲九本注云士祭九體脊無中脅無前

豚解七體士冠昏虞祭通用之特豚四鬄音剔殊左右

肩髀爲并兩胉一脊爲七常祭用右胖七體於神俎
惟虞祭用左胖七體左肩臂臑肫胳脊脅祭尚右體
而虞者反吉之祭故左之或問殷人貴髀周人貴肩
而少牢禮言髀賤不升於俎何也曰儀禮言周人所
貴在肩則不貴髀猶今貴橫脊則不貴肩

熊先生經說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大小戴禮記

總論大小戴禮記

大小戴記見存一百二十七篇大戴第一篇第三十
九末篇第八十一中間乃有兩篇七十三而缺四十
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篇目紊亂尚如此況經文
乎小戴刪取爲今禮記其餘篇帙散漫不復顧矣曾
子大學附見於祭義篇中朝事半出於聘義惟哀公
問投壺二戴所記兩存之蓋已取而未刪其本文爾
今禮記除大學中庸曲禮檀弓月令學記樂記禮運

內則等篇及冠昏聘射鄉飲諸義尚多可刪而大戴篇中所記曾子之言及武王踐阼明堂之類亦有可取者方今科舉僅用小戴禮記試士若儒行緇衣明堂位等篇嘗爲先儒所疑者明有司必不於此命題要知朱文公儀禮經傳通解所不采者皆不堪命題也

禮記引書

禮記引書者惟學記坊記表記緇衣大學若據孔安國傳彼時五十八篇皆出矣然孔壁二十五篇東漢諸儒解經者皆未見故先儒疑孔安國傳亦僞也注禮記者如學記引說命坊記引君陳皆曰今亡高宗

言乃讙之注但知有說命之書不知其爲無逸之文妄指爲讙說之讙不知本文當爲雍作釋文正義者從而遂非傳說尤爲可恨尹躬天見於西邑夏依本書讀爲先見周田觀文王之德依本書讀爲割申勸寧王之德則言乃讙當讀爲乃雍又何疑焉樂記商容只當是尚書中所言商容記文必有脫辭鄭氏未嘗見古文尚書遂遷就妄言緇衣引尹吉注讀吉爲告案咸有一德乃訓也非告也注亦曰今亡其他如表記緇衣引甫刑太甲太誓君奭大學引帝典康誥泰誓皆在二十五篇之外故不曰亡書然泰誓予克紂以下則以爲無此章緇衣亦引說命君陳而不言

七書獨於學記坊記引說命君陳者謂之亡書何漢儒前後異同如此

禮記引詩

古人嘗歌詩故引詩者但記其音不論其字義以禮記中引詩觀之中庸之嘉樂憲憲大學之綠竹有斐間居之弛其文德協此四國以至君子好仇匪革其猶彼其之子瑕不謂矣和樂且耽嵩高維嶽后稷兆祀字雖異而音本同我今不閱以躬爲今亦孔之昭以炤爲昭履無咎言以體爲履莫其德音以貊爲莫有梏德行以覺爲梏度是鎬京以宅爲度亦字音可以相通者春秋傳引詩協比其鄰以洽爲協便蕃臺

右以平平爲便蕃皆當時引詩通例也可見古人以歌詩爲常記其字音足矣非若經生博士區區於訓詁也若中庸衣錦尚絅自合注作逸詩不可以莊姜衣錦褧衣之句遷就注之義偶同爾非可指爲即此詩疏謂斷截詩文則上又不當言詩曰矣豈可謂禮記引詩訛其字音如關雎之好仇文王有聲匪革其猶假樂之嘉樂皆訛於詩家不若禮記爲得其字音義之正也

禮記引易

小戴記之經解大戴記之禮察保傳皆引易曰君子愼始而今周易無其文經解不知何人所作輒託於

孔子之言河南程子曰經解是弄文墨之士爲之非孔子之書然而篇末引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取舍之謂也保傳引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愼始凡三引其文各指定易曰今易無之孔疏妄認出繫辭傳後儒多爲所誤惟沙隨程可久以爲易緯通卦驗之文然不當三處皆稱易曰其韻語似古書恐古有之或脫簡未可知也

禮記引春秋

坊記僅爲三山林少穎所稱或出於七十子之門人所記要非完書也冉章稱子云或各述其師之言未必即孔子之言有上文稱子云而下文就曰故魯春秋云云者詎敢信其爲孔子之言乎

曲禮

曲禮古記之名當從正義委曲言禮之說艾軒林氏謂因曲臺得名此未必然曲臺漢宣帝時會射之所博士后倉作記非禮記也

三百三千

儀禮經傳通解朱文公云禮器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中庸作禮儀威儀其名則禮器爲勝故中庸章句曰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漢儒勉強求合於三百三千之數以周禮三百六十官充三百之數至於曲禮

則無可言者朱子取臣瓚曰周禮三百時設官之數合以儀禮爲經禮葉夢得亦曰經禮其凡曲禮其目古禮可讀可學則先王之世必各有其書藏在有司河間獻王輯古禮五百餘篇但以大宗伯五禮之目約之豈無三百篇如曲禮少儀内則等亦不下三千餘條大戴禮備將軍文子篇孔子曰禮儀三百可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言公西赤之貌與辭皆稱賓客之祀用無不周也本命篇又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其文變也本注以威儀爲曲禮非中庸章句始言之也若孔門三千弟子孟嘗三千賓客皆言其多而已不聞有求姓名以充之者三百三千又豈必求充其數哉

急繕其怒

當疑急繕之繕爲勁既非字文訛轉又非古音可通諸家莫能言其故余證之周禮夏官繕人以弓矢箙矰弋救拾爲職亦取於急勁者也序官繕人之注曰繕之言勁也竊意如繕甲兵之繕皆主於勁鄭氏注曲禮又以其注繕人之說言之本只說繕之義爲勁又之就讀爲勁如匪頒之匪本只解爲分師弟子相承竟讀爲分觀繕人注可以知繕之爲勁矣

立視五旒

考工記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言其高如此韻家引

陸佃言五寙三丈三尺不知徑一圍三則五寙該九丈九尺

邮勿

二字依注讀爲捽没方氏以邮勿驅以爲句此處本言入國不馳則以勿驅爲句似有理但策彗以彗爲竹帚終未安焉有策可也若入國旋添竹帚馬上何從得此蓋用策如用彗但掃摩之而不加鞭撫邮之而不必驅

月令小正

戴記有夏小正小戴記有月令或云月令樂記明堂位三篇續入本非戴氏所傳也呂氏之月令固宜在夏小正之後然月令之言猶稍完若小正則非全書矣如正月則啓蟄鴈北鄉雉震呴魚陟負冰農祭耒俊風淅凍田鼠出農率均田獺祭魚鷹爲鳩農及雪澤初服於公田采芸鞠則見昏參中柳梯梅杏杝桃華緹縞雞桴粥其正文想見僅有此凡句下添文解說者皆漢儒爲之餘月皆然蓋古有此記時之書其正文無幾曰夏者言夏時也二月丁亥萬用入學下文乃曰謂今時大舍采也今時云者辭旨殊不古殆東漢以後儒者所爲亦不似西漢人語也蚳蝀卵之說掇拾爾雅及禮注繆說四月十月南門見皆曰初昏當是一昏一旦而記者訛皆爲昏也大戴諸篇

如公符記孝昭帝冠辭保傳錄賈策語若小正傳辭
定非盛漢之書故小
文公儀禮集傳於夏小正削去傳文別附於後而止
存逐月經文可見者蓋以傳文不足深信

月令中星

堯典四仲月中星如火虛昴各指一星而言中春星
鳥本是柳與星而以鶉鳥言之火雖心星而氐房亦
皆大火之次也月令中星孟春月建寅日躔亥自有
危室壁而但言室昏參旦尾亦各舉其一宿以記中
星中春月卯日戌有奎婁胃而但言奎言日初入戌
即躔奎昏旦兜斗中不言鬼斗而言弧建弧在鬼南

建在斗上季春月辰日酉有胃昴而但言胃昏星旦
斗中亦不但星牛孟夏月巳日申有畢觜參井而但
言畢亦謂初入申在畢昏旦翼女中則軫與虛危以
次中矣中夏月午日未有井鬼柳而但言東井昏亢
旦危中以次及餘星也季夏月未日午有柳星張而
但言柳昏有氐房心中言大火則氐房在焉旦奎中
亦有婁胃隨中氣淺深而中孟秋月申日巳先有翼
而言軫此不以中氣初過言而究其在巳之未躔昏
建星中宜言斗而言建旦畢中則以次觜參中可知
中秋月酉日在辰當躔軫未度以及角亢而專言角
舉中以見首末昏旦牛參中不言參而言觜三星附

參中舉小以見大也季秋月戌日卯有氐房心而但言房猶中秋言角也角旦虛柳亦舉一星爲記孟冬月亥日寅有尾箕而但言尾記初入寅之度也昏危旦星中接上月虛柳言之中冬月子日丑有斗牛但言斗入寅首躔斗度以次及牛不言可知昏壁旦軫中接上月危室翼二星在其中矣季冬建丑日躔子有女虛危但言女初入子先女度也昏婁旦氐中大抵太陽行度與昏旦中星皆以中氣過後言之堯典月令皆然若專指一星而謂此一月專在是星則固哉其言星而證之天文必有不合之處俗儒謂堯典中星與月令差又謂月令中星與今逐月中星復差

不思中氣有淺深中星有推移執月令每月所指三星而謂是月專在是星宜其不合矣愚案太陽以逐月中氣後移一辰自有定法如昏旦中星只當以月建對衝昏旦互求之孟春昏中之星即孟秋旦中之星孟夏旦中之星即孟冬昏中之星不可拘一月一星傳曰火中寒暑乃退六月初昏心星中而暑退十二月平旦心星中而寒退此即求昏旦中星之捷法也

驚蟄在雨水前

月令孟春之月言蟄蟲始振在東風解凍之下仲春之月言始雨水桃始華則雨水宜爲二月節劉歆作三統曆時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疏云漢

改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祝子經亦云驚蟄
本在雨水之前考工記註冒鼓以啓蟄之日曰孟春
中氣也唐一行改在雨水之後周禮考工記注啓蟄
正月中太玄卦氣亦以驚蟄在雨水前舊圖於雨水
下注云律夾鐘今雨水在驚蟄前未知劉歆所改抑
一行所改也觀太玄卦氣舊說疑劉歆欲改而未能
至後人始以其書而改之十二月節氣中氣之法亦
始於秦漢以來立此法以推日之行度古人簡略止
占中星而已堯典占四仲之中星月令与十二月之
中星不但宵中而并及其旦中於是占法愈密矣

司徒教民樂正以樂教國子

司徒以五典教民樂正以樂教國子自虞書分命夔
契王制周禮尚遵其法王制以樂正列於冢宰司徒
司馬司寇司空爲司徒者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
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爲樂正者
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王太子王
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
焉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以王制言之則司徒
所教之成材僅得升於樂正教國子之學周禮大司
樂即樂正之官堂成均之法成均者如樂律十二均蓋以樂取名其僚屬有樂師大小胥
大師鐘師磬師笙師籥師等官皆以明樂爲國子師

惟師氏保氏非專以樂官教國子保氏教六藝樂亦在其中矣以周禮言之則司徒卿也大司樂中大夫也或者殷周官制不同爾契之爲司徒其教民專以五教爲主孟子所謂人倫之教然師氏以三行教國子亦未嘗不用五典也夔之爲樂正其教胄子專以樂爲主即周禮所謂成均之法然司徒以六樂

蠹去其千乘而存王制也皆以司徒司馬司寇司空等官分記之司空之職專以食節事時爲本食牲食而事老事太古之民秀長而壽氣食得節作事得時夏不及暍冬不及凍只爲食節事時然王制自多脫亂處如篇末亂注語爲經文也

秋學禮冬讀書

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據此文便似禮在瞽宗書亦在瞽宗孔疏不能審詳遂指定皆在瞽宗增訛附舛深爲可恨如此則下文何以曰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愚詳味二語則冬讀書之上合有上庠二字而偶脫漏蓋東序乃東學也成均乃

南學也瞽宗乃西學也上庠乃北學也春誦於東學
夏弦於南學秋學禮於西學冬讀書於北學四時各
順其方春夏陽用事則學弦誦秋冬陰用事則學禮
書教之各順其時學之各順其方也

玉藻

戴記諸篇多脫亂玉藻爲甚如中庸大學先儒猶定
其章句乃可讀況玉藻乎愚嘗因鄭注改定所指亂
脫之處因篇首玉藻凡言冠服等物各爲一章以類
分爲二十五章一章記冕自天子玉藻至龍卷以祭
二章記冠自始冠至魯桓公始也三章記朝服自士
不衣織至季康子始也四章記深衣自朝玄端章以

帛裏布非禮也五章記裘自惟君有黼裘至弗敢充
也又自禮不盛服不充于路車不式六章記笏自笏
天子以球玉至竹本象可也又自天子搢珽至無所
不讓也又自韠君朱大夫素至博二寸又一命縕韍幽衡
記韠自韠君朱大夫素至無說笏至六分而去一七章
至葱衡八章記帶自天子素帶朱裏終辟接而素帶
終辟至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至三齊又自大夫大
帶四寸至無箴功又自士至帶至走則擁之九章
記佩自古之君子必佩一玉至綦組綬十章記車自君
羔幦虎犆至鹿幦豹犆一章記卜自卜人定龜至
定體十二章記后及命婦之服自王后褕衣夫人褕

狄接君命屈狄至從男子十三章記童子之服自童子之節也至朱錦也又自童子不裘不帛至從入而入十四章記天子諸侯朔月閏月及荒年之服自玄端而朝日至大夫不造車馬十五章記君子居處之禮自君子之居恒當户至進飲十六章記趨朝之禮自將適公所至登車則有光矣又自凡君召至在外不俟車十七章記君前侍立侍坐侍飲侍食之禮自凡侍於君至聽鄉任左爲侍立之禮自侍坐則必退席至齊豆去席尺爲侍坐之禮自若賜之爵至若祭爲已倨卑尊用禁爲侍飲之禮自若賜之食至若祭爲已倨卑爲侍食之禮十八章記拜賜之禮自君賜車馬至君子小人不同日又自大夫拜賜至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十九章記膳獻之禮自凡獻於君至君之荅己也又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二十章記事親之禮自父命呼至走而不趨又自親在至稱父拜之又自親老至口澤之氣存焉耳二十一章記侍賓之禮自侍食於先王至火孰者先君子又孔子至而飧二十二章記士於大夫之禮自士於大夫不敢迎至臨文不諱自士於大夫不承賀至上大夫承賀又有慶非君賜不賀二十三章記賓介入門之禮自君入門至私事自闌東二十四章記禮辭自凡自稱至公士爲賓也

丹組纓合作青組纓

上文方言朱組纓合依士冠禮作青組纓篆文青字下乃丹字記者訛青爲丹緇冠古之齊冠所謂齊則緇之儀禮青組纓可證也

采薺肆夏趨行文誤

大戴禮行以采茨趨以肆夏又云場中采茨趨中肆夏惟玉藻及周禮皆誤作趨以采薺行以肆夏誤者三（玉藻及周禮樂師大駏）而不誤者二（大戴保傅兩言之）孔疏不能引大戴改正後儒未嘗讀大戴禮及儀禮經傳通解者以周禮及玉藻爲據不知其文誤當改也小學書四篇敬身第二十條亦引玉藻文愚自恨昔年標題不合因仍舊注朱文公雖改正於經傳通解而小學書未及改正鄭康成雖改正於大戴之注明言玉藻周禮文誤而玉藻周禮之文鄭氏未及改正其誤處也采茨乃堂上之歌詩宜接武而行肆夏乃堂下之金奏宜布武而趨如今之注疏於理舛矣學者當依大戴注改于趨行二字非但朱文公之意亦鄭康成之意也

明堂位

大戴之明堂篇能記龜文之位爲明堂九室而記之也小戴之明堂位又奚取焉或謂非出小大乃馬融所增入意者漢所徵魯諸生爲之欲誇魯之盛而適以彰魯之僭其言夏商官數與尚書周官不同魯君

臣未嘗相弒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春秋所書不可掩但以爲有道之國則可也祭統篇末亦魯人誇魯之言爾一變至道含魯何適聖人未嘗不稱道之若明堂位祭統則非所以誇魯也先儒謂成王賜魯以天子之禮樂未必有是事皆記者妄言左傳盟會問諸國相誇魯人止言周公夾輔而已使果有是豈不誇言之乎

崇牙璧翼

崇牙之名始見於詩而明堂位兩言之崇牙即業也以其設版於虡鋸齒樅然故曰設業虡其曰崇牙以業上重畫雲氣也崇者重也畫重重疊虡上懸編鐘編磬處之飾也璧翼本是龍簨兩頭垂者明堂亦兩言之有簨虡之崇牙璧翼有喪飾之崇牙璧翼旗上旁流如業版之鋸齒亦曰崇牙棺前羽飾下垂亦曰璧翼後人喪翼轉爲扇形無下垂之翼猶以翼名遂因翼之音名扇亦曰箑矣

學記術有序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注云術當爲述聲之誤也月令審端徑術則本注直云周禮作遂徑術即周禮遂上有徑初不以爲聲之誤愚案遂術古字通用非字之誤亦非聲之誤也春秋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作遂咀楚文遂取吾邊城遂字書作

述術字從行術字從走皆人所經行之地術述亦同義也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遂三年與耜必有學周禮黨正州長之官其學亦名庠此經舉遂可以見鄉不以鄉遂對說而言二十五家之閭五百家之黨皆互文見義也

宵雅

宵雅當依正義讀爲小雅也何必強爲之說禮記改字解說消之義此言小雅讀爲小雅誰曰不然音讀之者多矣宵雅

言及於數合從言字絕句

學記曰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拂夫然後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鄭氏以言及於數爲句殊爲無義且司徒之教民保氏之教國子六藝之目皆言及於數也今之教者何嫌其言及於數也當以多其訊言爲句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數字音色角切言教者佔畢多言不若及其冊三請益之時察其所安可也訊言猶問辨之謂也以佔爲覘以畢爲簡古者削木以貫牲體謂之畢因削言簡後人稱手簡爲手畢或云手削蓋出於此漢儒記禮多錯誤略改正其句讀則此章之義差可通

禮記本作十一篇

禮記本十一篇今禮記家仍分十一章觀其以子貢問樂一句附贅章末即其篇名矣依正義次序分爲十一章一曰樂本自凡音之起至王道備矣二曰樂論自樂者爲同至與民同也三曰樂禮自王者功成作樂至聖人曰禮樂云四曰樂詩自昔者舜作五弦之琴至先王著其教焉五曰樂言自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至君子賤之也六曰樂象自凡姦聲感人至所以贈諸侯也七曰樂情自樂情自樂也者情之不可變也至有制於天下也八曰魏文侯自魏文侯問於子夏至彼亦有所合之也九曰賓牟賈自賓牟賈侍坐於孔子至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十曰樂化自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禮樂可謂盛矣此章五十八句重出祭義十一曰子貢問師乙自子貢見師乙而問焉至子貢問樂此章吾子自執焉以下多亂脫孔疏依史記改正

樂記中有易大傳語

樂記中有與易大傳文相出入其他論禮樂多有格言能記子貢子夏賓牟賈問荅此必出於聖門七十子之徒所記也

極幽而不隱

樂記此章上文逐句言舞而注者獨以此一句爲歌

甚無義也愚詳其語意不見得是歌蓋承上文著往
飾歸而言所謂奮疾而不拔言舞者著往作進步氣
象也所謂極幽而不隱言舞者飾歸作退步氣象也
皆舞也非歌也故先儒謂奮疾不拔即發揚蹈厲太
公之事極幽不隱即武亂皆坐周召之治

清明象天廣大象地

注疏但言清明爲歌聲廣大爲鐘鼓不思此章樂象
也盡言其所以象天地愚嘗以周禮大司樂證之古
者堂上登歌貴人聲堂下金奏用鐘鼓登歌必用陰
呂而在堂上陰從天降而堂上象天也金奏必用陽
律而在堂下陽從地出而堂下象地也律呂必取今

聲奏黃鐘歌大呂于與丑合也奏太蔟歌應鐘寅與
亥合也奏姑洗歌南呂辰與酉合也奏蕤賓歌林鐘
午與未合也奏夷則歌中呂甲與巳合也奏無射歌
夾鐘戌與卯合也陰呂歌堂上陽律奏堂下陰升陽
降象天地之交泰

樂記十一章亂脫

此章孔疏依褚少孫引於史記樂書者文理差順樂
書稱武帝爲今上者太史公所作引樂記者褚少孫
所補賴褚少孫不甚改經文猶可證樂記之誤爲是
經文多一愛字必多商之遺聲也正字今別錄子貢
問樂一章如左以便講誦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

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本文多一愛字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本文多商之遺聲也五字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斷明乎齊之音者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

如折止如蘗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大序移嗟歎於詠歌之前不如長言而後嗟歎

祭統言餕宜在十倫後

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至可以觀政矣宜移在十倫之後

孔悝鼎銘

鼎銘所引孔達等事多可疑且刪贖之入在魯哀公十五年冬其事本出渾良夫所為至次年六月即逐

惺母子醉而送之重酬之大夫皆有納所作鼎銘或者重酬之一端然本注以公曰爲嗣瞶所言以叔舅爲尊稱孔惺殊未允當案孔圉娶嗣瞶之姊而生惺則瞶舅而惺甥也又非天子稱異姓諸侯之比何至以叔舅稱之又哀十六年經書正月己卯嗣瞶自戚入於衞以曆推之六月乃丁未十一日丁巳二十一日丁卯亦無六月丁亥日祭統篇末魯公誥魯之言不自知其妄此鼎銘亦妄也

投壺

大小戴記皆有投壺篇而文小異大戴記注云壺高尺二寸受斗五升小戴記注又曰腹容斗五升三分

益一爲二升得圜囷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以腹修五寸約之圜周二尺七寸有奇是腹徑九寸彊而口徑二寸半也嘗試思之以周天比今之尺則尺二寸僅七寸許而腹圍二尺七寸有奇則與近世鑄者所差無幾腹徑之度不相遠而脰修腹修之度不同每以周尺較古人壺與樽之度知古者席地而坐其用器物皆不必甚高其受斗五升又未知古人之量何如也陳太常禮書謂壺當如釋奠壺尊亦有足欲如著尊著地無足者今尺二寸之度表裏如一其中可受斗五升愚案陳氏但知壺之可無足不知壺之可無耳也徑云壺

制惟腹口頸三體小戴言即大戴所謂脰大小戴
記皆未嘗言耳古者賓席主席同時並投當其賓主
般還曰辟皆拜而受矢揖賓就筵司射進席壺間注
云度壺度其所設之處壺去坐二矢半則堂上賓席
主席斜行各七尺賓黨於右主黨於左有勝則司射
其奇筭告曰某賢於某黨鈞則曰左右鈞賓主耦射
二席並設各如今壺樣來以兩耳則自賓席主席望
之皆不得其正以此知投壺不當有耳惟其無耳而
但取中於口是以主賓之席皆可正面投之如齊晉
之射足以為樂若特謂耳小於口而賞其用心愈精
遂使耳筭倍多人爭偶爾之僥倖捨中止而貴旁巧
又焉足貴哉此雖前賢所定以投耳經無明文不敢
曰然壺口徑周尺二寸半不尤小於今之壺耳哉擬
合止存有初有終連中全壺驍箭倚竿散箭餘皆不
筭如驍箭本非古以不遠復善補過存之倒中則壺
中之筭盡廢小戴附鼓節大戴附歌詩大戴又曰鹿
鳴商齊皆可歌則不但奏貍首而已投壺古逸禮篇
名故二戴皆記之

茅縮酒注異同

郊特牲縮酌用茅明酌也周禮司尊彝醴齊縮酌鄭
注特牲及尊彝皆以縮為去滓矣乃於甸師注云束
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

注文異同今祀酒皆清酌名曰醴齊汎齊非有滓可去所以灌茅者止取鄭注如神飲之爾鶴山魏氏曰古無灌茅如神飲之禮以醴酒濁灌酒清之謂滲下如神者鄭大夫臆說也或曰今之灌者所以祭酒瀝少許於茅上乃代神祭酒既祭而神始飲之如此則行禮者未可就覆其爵也

儀禮止有鄉射大射而射義疏言大射賓燕射之外有鄉射禮大射儀而射義疏引梓或問儀禮經文止有鄉射何也梓人云張皮侯而人侯制又言三射外有鄉射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本注云大射也皮侯虎熊豹鹿糝豻之侯也大射在郊以大學在郊也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習之澤宮而試之射宮即大射也梓人又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本注云賓射也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以五正三正二正為采色之別賓射在朝因遠國之來也梓人又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此燕射也布侯畫獸也天子熊諸侯麋大夫虎豹士鹿豕燕射在寢息燕之處也大射用閭中燕射皮樹中諸侯於竟內用虎中鄉射大夫用兕中士用鹿中鄉射之侯與賓射同故梓人不必言之鄉大夫興賢能之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州長春秋以禮會民射於州序皆鄉射也竊詳儀禮止有鄉射禮大射曰儀而不

曰禮禮皆在鄉射中矣其用閭中皮樹中及獸侯鄉射并詳及之燕禮云若射則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燕時或射或不射故儀禮有燕禮而無燕射也鄉射亦請射於賓故儀禮有鄉射禮而無賓射也燕射燕射之於鄉射同一禮而異用爾

七去三不去

大戴禮本命篇婦有七去又曰有三不去律家定爲七出之條至於三不去之有所取無所歸輒解作財禮資送非也愚嘗標題小學書至此條引饒氏說謂嫁時有父兄爲主而去時無家族可歸此非但饒氏之言先儒之言也

熊先生經說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豫章熊朋來

雜說

評篆

李陽冰唐書無傳宗室表無名仕不過邑宰僅於太白集見其爲唐宗室觀其上李大夫書則陽冰名也觀阮容舊居之篆則曰縉雲令李蕘豈陽冰以字行抑名蕘者嘗有詩而陽冰書之乎冰篆入神品殘碑斷碣間筆意翩翩後千年有人誠未易及然惟其神俊如莊周之文大令之筆不可以法度齊之城隍祈雨碑曰字如日巔上作山李氏三墳碑敢下作身忘

歸堂庶子泉皆石下作口修廟碑曾下作甘建字從
几而喜作乁若此之類不可以陽冰之蹟尤而效之
也人字本有八八二體陽冰合之象俯身曲脛於理
則通女字象形陽冰曳爲兩足以取稱頗非象形之
初意子字象小兒圓頂鍾鼎至以丁點象其頭而四
布其畫以象手足陽冰喜破圓作鉤使疋足二體不
分要非子字之正或曰李斯使父子爲鄒魯之篆已
有此體冰主斯者也然子之形當以圓臚爲正主字
象燈之灶陽冰或臥其上灶歪上從陽冰中畫常正
橫作刀欠無象反彡上皆三畫陽冰亦謂象人開
口作刀然欠象開口猶可也歪安步也何取於開口

乎今篆者於二字多從冰體不知冰本出意見變古
體自成一家者也他如千文前後筆意不同謙卦以
无爲無恐亦未必陽冰真迹徐楚金說文解字第三
十六卷曰祛妄多爲陽冰言之所引五十八字皆陽
冰嘗議說文者愚嘗評之弋式弍俗書如弋陽冰去
弋質也愚謂初不過一字諧聲於弋而二三因之無
足深辨毒字陽冰草毋出土之說不如從少毒聲毒
有烏代徒酷二切其音可諧蠢亦可諧毒漢書注可
証已折有之列食列二切陽冰欲分二體於理不通
一字而數音者多矣況此折字在韻有協制者在禮
記有協提者可更爲數體乎路子諧各爲聲陽冰以

爲輅省魏詩之公路秦詩之路車周禮之五路方以
車輅爲路且各諧具爲路豈輅省乎路字必不出於
輅之後陽冰說誤矣諧聲當論古音各不諧各則路
亦洛之去聲故漢書虒落作虒路而谷甬之字有音
祿者各之諧路即其例矣它如佳侖之象形刃象刀
之加鋼血象血之祭獻自不必疑本字上象枝下象
根當從陽冰象木之說才字上象木生分枝下象根
株貫地當從楚金才始之說竹不曰冬生草固難言
冬生木也篆文巳從倒草則陽冰之疑過矣日字四
圍周圓象形其中藏一象烏如陽冰從口之說則成
甘字矣米既象米不必以穀穗言朱字從上小假借

稱父弟曰叔此俗論也古者以叔爲兄弟之次後世
始以稱父之弟古者言叔不言豆丸稱豆非醢器則
量名後世變朱稱豆亦俗論也叀字從衣屮省聲陽
冰疑之謂從衣屮韻書或云諧聲曹省愚皆未敢曰
然叀叀二字相類音亦相近從屮爲叀從橫木爲叀
鍾鼎篆山玉之諧叀者皆作叀定非曹省矣狀從犬爿
聲陽冰謂象形之文字犬字尤似楚金謂犬動止多狀
故狀從犬皆勉強非至當也禿字本不從禾說文自
別爲禿部集韻引籀文其下爲人字其上乃毛字既
有籀文顯証則舊說謂倉頡見禿人從禾中出自不
足信楚金以爲禿人髮若禾稼者非也陽冰以爲諧

聲穆省者亦非也果諧穆省當從彡不當從禾也毛字所以訛爲禾蓋書者斷毛字之尾以象禿久乃轉寫爲禾尾而斷其尾則不成毛人而毛不成所以爲禿也欠字爲陽冰之名宜講之熟矣陽冰云象冰之裂楚金云象冰之結直之加一正曲爲直也丆字象合符陽冰謂一重爲丆二爲自三爲自故冰篆自字倒鈌其上曲然阜堆與節實不相因後之篆者輒效陽冰鈌其上不知其不可效矚也長字諧聲倒亡乃其正體漢碑已有巨下作山而旁爲已者蓋始於秦刻故陽冰守之楚金又言陽冰作金字無腹金生土中之意壑字陽冰以爲從卯毓於卯上加一乃酉字矣今劉騛等字諧以爲聲小篆劉上正作古酉字乃酉金刀非卯金刀古字卯酉同文也去讀如忽在說文爲不順忽出從倒子不孝陽冰云疏流並從去疏通流行豈不順哉楚金力爲之辨愚謂此乃說文之誤非但疏流如育字釋曰養子使作善亦從去肉聲恐非倒子不順之謂楚金以陽冰爲煩蕪愚於此字當主陽冰大抵楚金之於說文愛而不知其有未善如美善義等字不能正救益助其繆矣楚金又取說文脫誤者別作疑義以劉字爲首而不知其諧聲古酉字方以爲從刀鎦省聲劉字見於六經豈在鎦字之後者又謂說文有油宙軸而無由字不知廸笛頤

之諧由爲聲即可以宙軸推之抽紬油諧其平聲冑袖抽諧其去聲軸諧宙省迪笛嗥諧其入聲嘉賓式燕又思矧敢多又皆以又字協夷益切又字可爲夷益切故由可諧笛此由又四聲之通例也爲儒而不遹古音不可以讀易詩書亦不可與談字學也

評韻釋

聲韻起江左非古之正音也韻釋出入說文約文申義固多精至而繆妄相承者亦不少丁韻主於多文且增玉篇爲類篇自一至亥五百四十三部字益繁矣毛韻放效妄增字文一千字而垂足曲直各爲一字一玉字而有點無點各爲一字詁聲字止書其聲

此古字通例往往亦出爲一字舟月象形三畫象舟之梁反爲直點以別之毛氏不足譏黃韻後出能刪毛之冗可謂有識惜其刪之未盡而韻會正自可刪古字多假借通用後儒強增重出以爲博若推其例不可勝增易詩書協韻自唐入聲韻音釋行世古韻遂廢集韻之後南北增韻又數家頗收漢晉人詩賦中用古韻者增入韻中而易詩書古音則不問無乃倚摭星宿遺義娥乎增茂字於上聲者不以南山有臺諸詩爲証而引王子侯表增虞字於去聲者不以雲漢抑詩爲証而引揚雄賦知協音不可勝增則不如勿增古音變動不拘非今韻法可盡儻可爲韻不待

唐宋之儒爲之矣愚讀詩書易未嘗不歎惜痛恨於釋文韻書萬事墮哉協上文脞惰至甚明白孔傳以廢釋墮未嘗改其字音也乃擅作許規切百兩御之篾云近也言親迎御輪輒不顧上韻音作迓以至諸經或一字而前後異音或數家而從違靡定如此之類韻家以經文例皆別出一字附入各音又有方言小異若肉好之肉曲植之植初無別義而作別音如此則麻韻從奢以後馬韻從寫以後禡韻從藉以後與中原雅音皆不合須別爲一韻矣昔杜鎬議唐韻之誤不合摳字在虞部蟫字在經部知摳音軋而訛爲乾蟫音淫而訛爲淫韻中并訛其音者有之矣字音之差殊猶戎五方之音不同至於釋文則不可苟黃氏惟本篆文援証經史比諸韻最詳從其善本評之春字古篆只作屯諧聲字之通例也未可直曰草屯曰草日記其時屯諧其聲也秋字非止禾熟爲義其諧聲於龜或龜或火各具省文禾記其時龜諧其聲也冬字非止四時盡爲義諧聲於文而因終言盡冰記其時終諧其聲也記曰制三公一命卷衰字從公亮字從谷謂衰亮皆從谷者非也說文固以衰爲衣部公聲矣妒從女戶聲或作石者書戶之訛豈可云一作妬野之有墅毛晃謂後人假借爲郊野字因仍重複以音別之不思上與切者野之正音以者切非

正音契字如詩爰契我龜與周禮皆作契毛黃二韻
捨經文而引相如賦別出挈字釋曰開龜之鑿則經
文不足証歎埶即勢字經文多用之豈得稱俗作埶
摯從手而諧聲於埶釋以手執握持蓋誤認埶爲埶
也贄亦或云埶具爲贄不思贄本作贄爲執其女乎
鷙鳥之鷙爲執其鳥乎鼓之配鹽幽未今以未作鼓
者幽之使黑腐而已未嘗用鹽也別一種鹹鼓則所
主不在未鼓曰幽鼓可也何配鹽之有枲字自矜氏
以後專以梗齒釋之枲者冠昏祫醴常用非止喪事
用之但去已可也六書中諧聲最多既由諧聲則不論
其義每字必強求其義此荊舒之曲學非六書之本

洪也如莧諧見不必言莖高可見知諧矢不必言如
矢之疾莊諧壯不必因壯言盛毗諧光不必因光言
明路諧各不必言路人各有所往豺諧才狼諧良不
必言豺才而狼良博字從十專聲韻家以爲敷布廣
大如此則博之同音從有手從肉從骨從金從火從
食者何取其敷布廣大哉博以幫爲母專以敷爲母恐
當是溥省爲聲從金之鎛與鎛同義皆爲鍾鎛薄蝕
之薄林薄之薄俱以溥爲聲溥博於音爲近束縛之
縛則可諧專爲聲而不必以敷布廣大爲義矣又
有他字諧我爲聲反取以解本字之義如羊祥也善
膳也義威儀也似此皆繆論可削其有文義全外急

當改正者如濟字之類是也濟字出考工記輈人弓人而弓人言濟尤詳丁毛黃皆以車轅漆三字釋之案弓輈皆曲物此字本泛言隈曲之處灋濟成文鄭司農讀爲醮酒之醮漢儒輕改字音至累韻家增入醮字下以經文考之輈人言良輈環濟自伏兔下至軜七寸軜中有濟後鄭謂筋膠均則濟遠不言漆也先鄭雖疑環濟爲漆沂鄂然輈人乃揉輈之工本文無用漆之事弓人言水析濟者再又曰太和無濟其次有濟而疏其次角無濟合次筋角皆有濟而深其濟若背手文角環濟牛筋黃濟麋筋斤蹙濟所謂濟者非止在車轅亦未可專言漆而三家者不考經文

似此豈堪傳世黃毛承舛丁實首繆能不愧翰林之銜乎其有承說文之誤而不知改正者如美善之類是也許氏不以美从大部而从羊部此誤之由曰羊大則美又曰六畜羊以給膳善即膳也禮經明言膳用六牲羊給膳之說尤妄美善何取於羊哉以美字从大部而詣聲於楚姓之芈則不必多言而定矣善從美省言之美者善言也義從義省去惡取美自我制義也善義二字亦昭然至當矣酉字古與卯同文後人因卣作酉酒本從水諧聲於酉凡酒之屬乃皆主酉酉即卣矣其後卣別爲一字而酉爲十二辰之名廢其古文恐與卯相混也其用卣尊之酉以爲辰名乃字

之假借者也古字酉字正作酒尊之形象卣尊也韻釋乃云八月黍成可爲酎古人制字之意荒矣韻字穊多遽數之不可勝既姑評其略使學者於字義當自求於經史正文勿爲韻釋所誤也

評二社

曆法立春後五戊爲春社立秋後五戊爲秋社二社每與二分相先後正得二八月節余嘗擬載之爲春社樂歌律用夾鍾良耜爲秋社樂歌律用南呂今州縣春秋上丁之明日祭社或未交二八月節輒便行禮乖於天時慢於民事且不奉曆書爲大不敬余不在其位每爲有位者言輒不聽祭社樂縱未能遽行當依曆取社日可也

評雩禜

祭法雩宗祭水旱（本注宗作禜）漢儒謂雩者吁嗟禜者營域若雩禜兼祭水旱也又案司巫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旱暵則舞雩是雩祭旱也覡人禜門用瓢齋注引魯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於門是禜祭水也自秦變古雩禜禮廢漢武帝元封六年旱女子巫丈夫不入市昭帝始元六年旱雩禁舉火故雩以祈雨用皁衣禜以祈晴用朱衣雩則閉陽而求諸陰禜則閉陰而求諸陽後漢行雩禮衣皁晉穆帝采後漢禮舞童皆皁服持羽翳歌雲漢之詩齊梁至隋皆歌雲

通志堂
繆荃孫

漢詩梁武帝以雩壇不當在南郊正陽之方移之東郊又謂雩祭燔燎以火祈水於理爲乖改燎爲瘞議郎朱异謂雲漢詩有瘞無燎也十五年又定祈雨七事一理寃獄及失職者二脹鰥寡孤獨三省徭役四舉賢五黜貪六邮怨讟七減膳舞童阜服爲八列各執羽翳每列歌雲漢一章後魏文成帝和平元年雩旱選伎工端絜善謳者歌雲漢每列一章古人救旱之法自七事外若徙市禁屠斷扇官府露坐聽政者可舉行近世祈雨不知以陰求陰既不反求七事專以僧道法師符醮燔香燒燭燔符燎楮祇助其熱不知古人救旱必用女巫今用僧道法師若果戒行精至亦穴陽之人非所以求雨後世貴僧道而賤巫古無

僧道法師今爲人祈禱是亦巫爾若郡邑急於救旱不得女巫或用女冠比丘尼以陰求陰也余之爲瑟譜也妄意爲世用則擬歌載芟於春社歌良耜於秋社歌雲漢於雩旱祈雨多在六月以林鍾商譜首章以林鍾羽譜後七章此詩誠古人雩祭所歌然其譜須於咏歎之聲寓歌哭之意易招怪吠自念志與時違不敢附於譜中今未必能信用雲漢之詩惟以陰求陰則救旱請雨者所宜急若禁門則雨中閉南門用甘瓠二去蒂剖其中一以奉盛一以奉體朱衣伐鼓於門祭畢開門屢獲霈此亦古禮之有驗而可行於後世者自舜禋六宗已有雩禁古人救水旱者

在此而流俗慢之甚者科率富民以爲齋醮官買香燭迎送土偶擾遍坊市何以救水旱乎

評潛虛揲法

潛虛之言曰萬物皆祖於虛虛生於氣氣以成體體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潛虛有氣圖其次體圖又其次性圖又其次名圖又其次行圖又其次命圖其目凡六而張氏或言八圖者行圖中有變圖解圖也潛虛主河圖所謂原委即天一地六之水所謂熒焱即地二天七之火所謂本末即天三地八之木所謂卯刃即地四天九之金所謂基冢即天五地十之土一與六合一得五成六二與七合二得五

成七三與八合三得五成八四與九合四得五成九五與十合五得五成十皆稟中宮戊己之功此潛虛五十五行所以齊行獨居中也潛虛之畫即如今人布算之籌蓍潛虛之行即如周易之卦行有七變即如卦有六爻變有解辭即如爻有小象然周易以八乘八則爲六十四卦潛虛以十乘十宜爲百行而止五十五行茲所以爲潛虛也五十五者天地自然之數以氣圖觀之原一熒二本三卯四基五委六焱七末八刃九冢十湊合成五十五數以體圖觀之一元之下從左體逆推二等止於二三等止於三四等止於四五等止於五六等止於六七等止於七八等止於

八九等止於九十亦自然爲五十五數最
是性圖先列十純十純既浹其次降一其次降二其
次降三其次降四至五配而性備始於純終於配尤
足以見五十五數自然之妙至於名圖所以具五十
五行之名行圖所以見五十五者之行命圖所以著
夫吉凶臧否平之五變五十五行之中每行七變元
餘齊三行不占則五十二行該三百六十四變元當
一變餘則奇分是爲三百六十五變有奇上應周天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可以步天軌可以協歲
紀此則潛虛之大槩也然而圖不盡意學者但觀圖
上之言而未嘗布著執策以試其周流變動之處則

不過曰潛虛者虛其半而已是豈足以知潛虛哉漢
儒有言學者有利禄尚不能明易如玄何今人於周
易家有其書紛誦其文尚罕能留意揲法況潛虛揲
著乎嘗許以七十五著案其法揲之然後知潛虛雖
虛其半未嘗不兼用其半正如人在平地仰而觀天
二十八宿之周流常止見其一半潛虛交卦虛半似
之及觀晝夜之間運動流轉暑而宵見者寒而晨見
潛虛幽顯反對似之朱文公記范炳文圖後有云凡
例二十六字爲命圖之關紐記占四十二字注六字
以見古法之變凡例二十六字其辭曰行王者吉相
者臧休者平囚者否无者凶左爲主右爲客客爲本

行此以主客先後分陰陽而本卦所屬之五行常因右體以起義也記占四十二字注六曰其辭曰彊圍作噩辜甲午日加巳筮先基後冢得庸占得上金上本不占巳爲火火生土先基後冢臧注曰其幽否火勝金變上凶注曰其幽吉此即温公自以潛虛筮之又自記其占法如此愚案歲陽在丁曰彊圍歲名在酉曰作噩月在子曰辜彊圍作噩辜甲午日加巳考其時日蓋司馬公當嘉祐二年丁酉十二月二十一日甲午巳時所占也筮先基後冢得庸蓋初揲時除五著不用之外以七十著信手平分左手得三十五著又除掛一之外以十揲之餘四著通掛一爲五故

第一揲得再基再併合前著平分右手得三十著亦除掛一以十揲之餘九著通掛一爲十故第二揲得右冢庸之爲行也基左冢右左主右客先基後冢即先主後客爲陽陽則置右揲左又併合前著再分爲左右置右不揲而揲其左以七揲之止餘七著自初至上爲七故曰占得上金庸行土其上金初與上本在不占之例而用本日所占如世俗占易六爻皆靜則所以直日時與卦神生克斷之温公記此則不變无占者可以爲例巳火生土初中雖臧而火金相忌其末則凶注文又明夫吉凶臧否有顯幽之異用凡此皆圖之所未及而朱文公所謂見占法之變者賴

有此爾記占四十二字一則見巳火之宜於土者或不宜於金使後學知時與卦先克之例矣二則見庸之上金於本行无占而以本時爲占使後學知初與上不占之例矣三則見左右之有先後吉凶之有幽顯使後學知虛半互出而反對之卦亦潛伏於其中矣何以言之潛虛之乘數百其十純數也其九十交數也所謂十純者元純一蠢純二容純三徒純四齊純五造純六考純七前純八又純九積純十潛虛之十純如易卦之八純然易卦自八純之外皆有反對潛虛則虛半而無復反對於交數九十之中用者四十五不用者亦四十五假如左原右委其名曰昧即左委右原者不用或問左原右委在所取則左委右原何故不取豈知卦揲之時亦有先委後原者又如左熒右焱其名曰戛即左焱右熒者不用或問左熒右焱在所用則左焱後熒者若謂溫公將虛半之卦直截不用則有先焱後熒何故不用豈知布筭之時亦毋乃以己意取舍附會求合於五十五數哉潛虛出於河圖揲法本合與周易同其所以異者非求異也易有重卦布在六十四位而潛虛者虛四十五位以圖觀之則但見其半獨於揲著之時先後互觀幽顯相形情狀畢露故揲者比周易稍稍損益其法而用之周易之著五十虛一而用四十九潛虛之著七十

五虛五而用七十周易以四揲之潛虛以十揲其名而以七揲其變周易揲蓍平分之後先取右一蓍掛於左手之左右皆揲十有八變而成卦潛虛揲蓍平分之後取左一蓍掛於右初揲左則虛右次揲右則虛左此亦虛半之意至於定名之餘歛蓍復揲取陰取陽此又於虛半之中兩開其端故其法曰五行相乘得二十五又以三才乘之得七十五言蓍數所由定也又曰左爲主右爲客先主後客者陽先客後主者陰言十揲之時有陰有陽則七揲者視此爲去就也又曰陽則置右而揲左陰則置左而揲右生純置右成純置左言十純別爲格例所以見交卦之虛半者不相棄也又曰陽則用其顯陰則用其幽幽者吉凶藏否與顯戾言吉凶藏否在命圖者亦只說得一半而虛其半以俟占者自識之也此乃揚子雲夜測陰晝測陰之法用之於潛虛尤宜大抵虛其半而不用是故謂之虛於虛半之中未嘗不藏其用是故謂之潛潛虛不敢擬易視玄與範深矣

範數重出易卦名太玄首名潛虛行名

周易之後有揚子雲作太玄首各有贊有測先儒謂易以數聖人而後成書子雲乃以一身而爲數聖人之事司馬公作潛虛主於河圖吉凶藏否幽顯互取其占法因於太玄也蔡仲默作範數主於洛書自一

一衍爲九九其名數因於太玄也戴九履一故丙午丁九壬子癸一左三右七故甲卯乙三庚酉辛七二四爲肩故未申二辰巳四六八爲漆故戊亥六丑寅八惟戊巳虛中戊附於巳爲四巳附於午爲九一水數也一二曰潛一三曰守一四曰信一五曰直一六曰蒙一七曰閒一八曰須一九曰厲二火數也二一曰成二二曰沖二三曰振二四曰祈二五曰常二六曰柔二七曰易二八曰親二九曰華三木數也三一曰見三二曰獲三三曰從二四曰交三五曰育三六曰壯三七曰與三八曰飲三九曰舒四金數也四一曰比四二曰閒四三曰晉四四曰公四五曰益四六曰章四七曰盈四八曰錫四九曰靡五土數也五一曰庶五二曰決五三曰豫五四曰升五五曰中五六曰伏五七曰過五八曰疑五九曰寡六水數也六一曰飾六二曰戾六三曰虛六四曰昧六五曰損六六曰用六七曰卻六八曰翕六九曰遠七火數也七一曰迅七二曰懼七三曰除七四曰弱七五曰疾七六曰競七七曰分七八曰訟七九曰收八木數也八一曰實八二曰實八三曰危八四曰堅八五曰革八六曰報八七曰止八八曰戕八九曰結九金數也九一曰養九二曰過九三曰勝九四曰囚九五曰壬九六曰固九七曰移九八曰隋九九曰終此蔡

氏範數之名也太玄潛虛之贊與行不敢犯易卦之名玄虛亦未嘗相犯今範數乃多重犯太玄八十一首之名潛虛五十五行之名且於周易六十四卦之名亦犯其八九峯先生之於書傳既改定武成矣而於洪範不以吳材老之說改定其錯簡未必以吳爲不然豈精力盡在範數有不暇及乎

八音敔鞉

八音之有笙宜以竹稱而乃以鞉稱是所重在鞉也自隋以降笙工以木代鞉遂缺八音之一俗謂鞉脆不如木堅可竅以受管愚謂用鞉作鼗以存古而以鋸若銅固其受管處而竅之可也今瑟與箏或以銅及骨角固其受

及骨角固其受

琴瑟受笙均王氏　書引朱文公云先以合字管色定宮弦蓋取此意絲聲尚宮琴瑟第一弦爲黃鍾竹聲尚商笙第一管爲夾鍾瑟有不鼓之弦極清弦是也笙有不吹之管封指管是也笙雖以夾鍾管第一黃鍾管最長亦主於宮也樂書笙以匏爲母國語曰匏竹利制笙以匏竹合而成聲古者造笙必曲沃之匏汶陽之竹漢大學槐市各持方物列磬懸匏八音之有匏於卦爲艮於風爲融於氣爲立春匏音啾以立清缺之則清廉者鮮矣匏音正則人思敬不正則忠敬者鮮矣唐協律郎劉貺作大樂令壁記謂女媧

氏列管於楚以應立春今以木易楚而漆之無楚音矣惟荆梁之南尚仍古制欲待其人之改正不知自唐以至今日雖荆梁之南亦以漆木爲笙黍楚音之廢不可復清廉忠敬者之不多見宜也自劉昫爲唐協律郎欲改定而不能況不在其位者乎爲禮樂之官者尚申請而改正之

熊先生經說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

問論語者何　對曰此孔門師弟子討論文義之言語也有弟子記夫子之言者有夫子荅弟子之問者有弟子自相荅問者又有時人相與言者有臣對君之問者有師弟子對大夫之問者皆所以討論文義故謂之論語

問論語一也魯論齊論古論如何　對曰今之論語魯論也魯諸儒傳之故曰魯論如齊論齊諸儒傳之故曰齊論古論乃壁中所得者皆科斗文字故曰

二十篇者魯論篇章又外有問王知道琅邪膠東諸儒傳之

古論

問古論出於何時　對曰漢景帝子餘封於魯曰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孔氏所藏古文尚書及傳論語孝經案何晏序云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問論語出於漢景帝世而文帝時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者何　對曰古文論語出於漢景世如齊論魯論恐是漢興之初齊魯諸生多孔門弟子門人已先得於傳授者在文帝朝爲博士也

問此書既是諸子記録成編名之曰論語者誰　對曰孔門唯曾參最少小孔子四十六歲是書記[illegible]

子死則其去孔子也遠矣曾子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竊意論語一書曾子弟子爲之而就名之也

問何以見得是曾子弟子爲而就名之　對曰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稱或以名稱獨曾子稱曾子有子稱有子此皆其門人稱之也唐柳宗元辨正以爲必子春子思爲之

問凡稱子曰者何　對曰子曰者弟子記孔子之言語也有子曰者曾子曰此又其門人記其師之言語也

問孔子在時弟子門人已記録之否　對曰孔子沒

門人以平日所記輯而録之如今之語録此書雖
成於曾氏之門人其門人亦必採於諸子之門弟
子以成其篇帙
問論語二十篇以學而居首者何　對曰此篇乃學
者入道之門進德之基孝弟者本立而道生而忠
信所以進德也故一篇十六章言孝弟忠信者九
多曾子有子門人所記
問首章之義學而後說乎抑說而後學習乎朋來而
後樂乎抑樂朋之來乎不慍而爲君子乎抑君子
而能不慍乎　對曰人必說於學而後習之不厭
人必喜朋友則朋友之來其樂可知君子之人樂

天知命遯世無悶人不己知何慍之有
問先儒之說如何　對曰先儒之說是就聖人言意
順解將去皆謂學習則說朋來則樂不慍則知爲
君子其說明白無疑
問其說既是明白何必立說求異於先儒　對曰聖
人言近旨遠一章三節不亦說乎不亦樂乎不亦
君子乎反復玩味三不亦乎字有必得先儒言外
之意非求異也
問既不求異何不止用先儒之說　對曰意有未盡
不害乎相與發明且如學習而說可也不習則不
說乎朋來而樂可也不來則不樂乎不慍而爲君

子可也愠則非君子乎意有未盡講明可也

問此章三不亦字莫不是疑而未定之辭故有兩說三不亦是聖人善誘之美意非疑辭　對曰乎字雖是疑辭然加以不亦二字則非疑辭矣

問何以明之　對曰以堯曰篇子張問政夫子雖荅以尊五美屏四惡而不亦乎之辭義亦有三玩味紬繹若異而同錄論語而成書者寘之首篇之始終篇之終似有待於後者相與講明也

問試言終篇之義如何　對曰夫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也夫子乃舉其事實之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以此三不亦乎字推之恐非疑辭

問為政篇北辰俗儒惑於道家以為北斗者何　對曰北斗七星其杓隨月建而指北辰者太一也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之常居也旁三星為三公後四星為妃后餘三星後宮之屬環衛之以十二星者為藩臣皆曰紫宮所謂北辰也案西漢天文志及朱文公感興詩可攷

問為政如北辰者何　對曰太一有常居而不動受

衆星朝拱政者正也以德爲政則政出於心心者
人之北辰不動而應物民心無常歸于有德以德
爲政天下歸之其象如此

問子夏問孝孟武伯問孝集註各立兩說者何　對
曰色難之訓承順父母顏色一難也人子之事父
母能愉婉其顏色二難也兩說皆通孟武伯問孝
之訓似有三說却欠折衷

問三說者何　對曰一說謂父母惟恐子之有疾病
爲憂一說謂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
憂而獨以其疾病爲憂二說雖巧皆未爲盡

問第三說如何　對曰此章畢竟是問孝人不幸而
有疾如何便是不孝如子疾病伯牛有疾曾子有
疾皆人所不能無者不若程子只就父母分上平
說去程子以爲此人多憂夫子因其問孝勉其多
憂無益惟父母之疾爲可憂可此說其字政說父
母深得聖人之意

問八佾篇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
此碩人第三章之句也集註何以謂之逸詩　對
曰此問是未刪詩以前之詩也故曰逸詩今案衛
風碩人第三章無素以爲絢兮一句則此詩已經
夫子刪筆矣

問里仁篇仁者之人可以無過子曰觀過知仁者何

對曰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緊切在一黨字
仁者當理而無私心安得有過或爲親戚朋友之
黨無故而累其仁是謂過矣房玄齡非不仁而累
於子孔融兄弟亦仁者而累於友董仲舒所言仁
義而累於學生故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
知仁矣

問里仁篇曾子出門人問曰正是誰之門人　對曰
此曾子之門人也曾子入見於夫子其門人必隨
曾子入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其門人
未曉而於夫子之前又不敢問曾子及出門然後
問曰何謂也曾子乃以忠恕語之此曾子門人也

問公冶長曾繫縲紲南容免於刑戮故孔子以女妻
長以兄之子妻南容莫是薄已厚兄如何　對曰一
女一姪嫁之先後已不可知二者皆賢弟子也不
應於此分厚薄未可以私心量度聖人

問孔子之兄爲誰　對曰家語不載恐是庶兄孟皮
孟皮者孔子前母施氏之娣所生

問孔子父叔梁紇娶顏氏而生孔子又有前母者何
　對曰案孔子世家索隱注叔梁紇娶魯之施氏
生九女其娣生一子曰孟皮有足疾遂求娶於顏
氏顏有三女欲以長女妻紇長與次不從其季徵
在嫁之如此則施氏實孔子前母也

問孔子既有前後母兄弟還有幾人　對曰傳記他無可攷止是施娣所生孟皮當爲孔子庶兄無疑

問以兄之子妻南容莫是庶兄之子　子即女也　對曰未敢的決以爲孟皮之子但孔子之兄他無攷見而孔子止一庶兄他無可見之兄則南容之妻當是庶兄之子矣

問然此有兄無弟乎　對曰不特有兄無弟而亦有姊無妹

問其姊幾人　對曰前此施氏所生九女皆孔子之姊也妹則未聞

問孔子愛兄則爲之擇壻而敬姊之道則未聞　對曰禮記載孔子一日尚右門人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死且喪之其生之盡禮也可知矣

問孔子出於顏氏而世家以爲野合而生者何　對曰案世家叔梁紇娶顏氏時年已六十有餘矣而顏氏季女必方少艾若依周禮嫁娶之年謂老少不等簡其婚聘之文而娶之史記不善措辭而曰野合

問夾谷之會孔子亦嘗曰野合來　對曰嘉樂不野合此孔子止齊侯之享而語諸梁丘據者委貶於草莽之謂也史記正義解此野合謂年齒之不相

當叔梁紇已老而顏徵在尚少也

問顏氏止生一孔子乎　對曰案世家注孔子生三歲而孤是時叔梁紇已死矣

問孔子娶誰氏　對曰家語曰娶亓官氏世家注曰上官氏今闕里之宮止曰官氏

問孔鯉當是官氏所生　對曰必出官氏生時魯昭公惠鯉魚遂名之曰鯉

問鯉生時孔子之年幾何　對曰案史記注孔子年十九而生鯉

問鯉也死其壽幾何　對曰案史記注鯉年五十而亡五字恐誤

問所言皆案史記五字之誤者何　對曰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如此則孔鯉先顏回而死久矣若謂鯉五十而亡則孔子之壽七十三而鯉死年孔子已六十九無是理也

問孔子其先曰宋人又曰陬人者何　對曰宋微子之後宋襄公生弗父何弗父何生宋父周宋父周生世子勝世子勝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姓孔氏而孔子生子木金父木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畏華氏之偪而奔魯孔氏自此爲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

問孔子生於魯昌平鄉陬邑又曰闕里者何　對曰孔安國曰陬叔梁紇所治邑也陬是邑昌平是鄉孔子生於陬邑昌平鄉之闕里也

問顏氏禱於尼山而生孔子而曰闕里者何　對曰闕里有尼丘山山在兗州鄒城闕里又案孔子生於陬邑長徙於曲阜仍號闕里

問孔子生於何時　對曰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日庚戌年　戊子月　庚子日　甲申時　載在素王世紀

問孔子卒於何年　對曰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日

問文宣王之謚起於唐開元者何　對曰貞觀二年罷周公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回配四年詔州縣皆立孔子廟詔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配享開元八年詔十哲爲坐像圖七十二賢及二十二人於廟壁二十二年初謚夫子爲文宣王春秋二仲上丁釋奠

問孔氏一脈到安國凡幾代孫　對曰鯉生伋伋生白白生求求生箕箕生穿穿生慎慎生鮒鮒生襄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延年生安國安國生卬卬生驩驩至是已十五代矣

問公冶長一篇多論人物恐是子貢門人所記　對

曰子貢方人恐是其門弟子記此一篇然他無可驗若其門人所記竊意不必稱子貢恐是子貢所記而門人得之

問雍也可使南面其義如何　對曰仲弓是德行中人其才必能以簡臨下以寬御衆可以居聽治之位非孔子言豈不礙理

問孔子言礙理者何　對曰只如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自是渾涵一問弟子欲使之南面聽治如王侯終是此言有礙

問然則非夫子之言乎　對曰其言必有所爲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尚以爲夫子之言仲弓雖寬洪簡重如何可使南面夫子言之必有所爲

問後來孟子亦曰伊尹孔子皆可以朝諸侯有天下彼不礙理而此曰礙理者何　對曰孟子之許伊孔所謂得志則澤加於民不得志則獨行其道若孔子之許仲弓其言必有所爲亞聖若顏子惟許之以四代禮樂此王佐之事仲弓非顏子比而許之以君王乎

問然此則孔子必有爲而言者云何　對曰愚見當時國君多非寬洪簡重者聖人之意以謂爲君而朝羣臣得如雍也氣象可也

問回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者何　對曰

只如小子讀書有記得隔日者有記得旬日者有記得經年者仁是心之德萬善之總名顏子得一善則服膺弗失雖時異事殊而其心不變如諸子所守今日不保明日不保明日不保後月也人品學力不可強同

問澹臺滅明是何地人　對曰子游爲武城宰而得此人必土武城地面武城魯之下邑當是魯人

問既是魯人如何洪州有澹臺滅明墓　對曰此難引證恐是客於洪而死也如杜甫襄州人而墳在耒江李白隴西人而墓在采石

問鄆之戰晉敗齊范文子後入孔子無取焉郊之戰魯敢齊孟之反毀孔子稱之者何　對曰晉敗齊於鄆在成公世係晉事魯敗齊于郊在哀公時係魯事既與同時事且屬魯故舉目前人所共知者稱其人之不伐也

問觚不觚之義是云何　對曰作觚稜之器而不觚稜何以名器爲廉隅之士而不廉隅何以謂士器要合制度士貴重名檢

問述而子之燕居何不記於鄉黨　對曰恐與子罕篇子見齊衰者一章皆合記於鄉黨當爲脫簡

問東脩以上者何　對曰案禮記十脡爲束脩服脯也古者士相見必執贄爲禮一束之脯至薄也而

來意甚厚夫子感其來意未嘗不有以教也以上者古從上聲先儒集註似訓以來字

問上訓以來於義如何　對曰上者等而上之之謂來字可訓進字亦可訓自行贄見之禮以進者未嘗無誨焉但慮不來學耳在禮無往教之道也

問此章以上字與上篇中人以上字義如何　對曰皆可訓以等而上之之義中品性資可進故語之以上達可也若性資在中之下則語中尚未可如何可以語上

問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莫是束脩一章連文　對曰此章上有子曰字當是衍文以意惟之當合一章

問一隅三隅者何　對曰如說天時之春便通夫夏秋冬之氣如說人心之仁便識得仁義禮智之端東西南北左右前後皆四隅也舉一隅以不教而受教者不能推三以証其一則聖人於此謂其無憤悱之心縱復告之彼終不通矣俗論所謂不能觸類而長

問孔門之學必先行而後文先道而後藝如何　對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成周大比之歲興賢能亦曰德行道藝道藝者心得躬行之實文藝者窮理應務之用故有先後

問孔子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何獨稱求也藝

對曰冉求之學未必於六藝皆通聖人特取其所長而稱之耳故曰賜也達由也果求也藝不因其所長而味聖人之言則顏閔止有德行宰我子貢只會言語六藝之學全材實難

問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其文與世家不同者何　對曰史記三月上有音字下有學之二字一說三月是音字此義爲長學之二字可無也夫樂則韶舞夫子嘗以答顏淵爲邦之問道之行也不過舉而措之齊何地也春秋何時也而聞韶音感古傷今宜飲食而不知味也

問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史記作假我數年五十學

易先儒以爲五十字誤欲從史記九十以學易如何　對曰案世家是時孔子年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九十字與五十字相同而誤分先儒辯之久矣

問三人行必有我師其善者師之而其不善者亦師之乎　對曰此章本文自是分曉善者從而不善者改則善者必我之師也其不善者我當以之爲鑒戒而改吾之過蓋必有我師正粘下面從字玩味得之　問然則三人之中我常居善之位安知二人者又於我而觀善不善乎　對曰己有善則人亦以我可法而從我己有不善則人亦以我爲戒

而改故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聖人言外之意

問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對曰朱子之說仁恕之道也弋子以綱爲釣絲之機朱子以綱爲絕流之網者何

子之說機智之辨也然綱必有綱不必絕流攔江之網獨有是也弋子漁樵問對嘗舉此一章說綱字却有理凡釣者欲知魚之吞餌非機智不可大則用筒小則用芒或蒜榦隨水淺深繫於水之中饗以驗魚之吞否釣而不綱是不用機智耳緣下句是弋不射宿有機智之心故云　問綱字不是綱字乎　對曰朱子之說正是作綱字解知當來不是綱字乎

問論語二十篇稱君子者幾　對曰四十有二泛言者自說樂不慍而下一十有六取人者自于賤而下有三責人者自冉子請粟而下有九荅問者自子貢而下有六與小人對稱者自周比而下有八

問孔子自稱君子者幾　對曰無之君子之道四且曰丘未能一焉遽伯玉恥獨爲君子聖人之所以喜稱而樂道也

問子罕篇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不是自稱　對曰欲居之居屬之何陋之有如何

夫子居之之居屬君子恐非自稱

問君子爲誰　對曰君子之人也以君子之人屬九

夷自有德禮化之不安其陋雖陋可變

問古之君子處夷方而能變其俗者誰　對曰不必他求只說此章九夷集註可證集註曰九夷者東夷之者此乘桴浮海之意何陋之有句下注云君子所居則化見得君子處夷方必能變其俗

問自古固有之且說處東夷者君子爲誰　對曰東夷者周朝鮮之地箕子受封於朝鮮能推道訓俗教民以禮義田蠶至今民飲食以籩豆爲貴衣冠禮樂與中州同以箕子之化也君子居之一句指箕子言之非孔子自稱爲君子也

問孔子欲居之者爲此乎　對曰佛肸召子欲往何嘗往也欲者將然未然之辭居者捨此往彼之意乘桴浮海志可悲哉

問以君子指箕子與經旨寧不穿鑿　對曰班固范曄史遷曾說來每憾論語一書朱子平生精力盡在是書既有集註又有或問黃勉齋又增集義通釋趙氏復出纂疏皆不欲引證此上來慮傷於巧且只就東夷說箕子何謂穿鑿

問解論語者曾有舉一人證一事者否　對曰有且如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集註以

吾友指顏子今以君子指箕子不亦可乎

問集註曰東方之夷有九種可得聞歟　對曰案後漢書東夷傳曰夷有九種曰畎夷干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凡九

問所謂漢書略曾說來者何　對曰范曄之序論曰昔箕子逢衰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盜淫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故東夷以柔謹爲風仲尼懷憤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范曄之論如此

問鄉黨一篇記者非一手　對曰記者雖不止一手今分十七節亦有次序有散見於他篇者有重出者有脫

問散見於他篇何　對曰子之燕居申申如也一章見於述而

問有重出者何　對曰子入太廟每事問一章已見於八佾

問脫簡者何　對曰散見者亦爲脫簡闕文者亦爲脫簡

問闕文者何　對曰上下文意不接不可強解謂之闕文或者脫簡在他篇又無可攷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之類是也

問先進一篇多評弟子賢否記者爲誰　對曰篇内稱閔子侍側恐是閔子門人所記

問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夫子使之各言其志而子路先言者何　對曰子路於三子年最長年長者先言○問年長者先言夫子哂之者何　對曰非哂其年長敢率爾而對也其言不讓故哂之問求也赤也所對雖謙夫子皆無許予而獨與點者何　對曰三子皆規規於事爲之末點獨脫灑於理趣之閒夫子所以歎息而深許之

問周以建子爲正暮春者今之正月尚寒而浴者何　對曰王稼村先生講義以爲四子言志之旧實魯哀公十四年夏五月也夏五月即今之三月也蓋自古三月上巳祓除不祥故點也托言春服既成浴乎沂而盥濯也非澡浴之浴

問何以攷其爲哀公十四年夏五月實爲今之三月乎　對曰稼村十四年之攷必有所據然十五年子路死於衛如此則十四年子路猶在孔門不知同三子言志在當年何月而言志之後即仕於衛不可攷也

問稼村謂四子言志之時在夏五月然乎　對曰不可攷也

問曰周之夏五月則無以見是暮春此先生於杭州府學講此一章必攷究精詳方敢以此教人

問顏淵篇三子問仁莫是同時之問而記者先後之
如何　對曰顏淵仲弓是同時問故皆有不敏之
對如司馬牛問仁與問君子恐又是一門人記之
觀其序牛之兩問及憂無兄弟之章意必子夏門
人記錄
問何以知得是子夏門人　對曰當時子夏嘗解之
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
有禮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以此見得恐是子夏門
人所記
問子夏之言子夏能行之乎　對曰子夏以朋友之
義設爲恭敬之言聊以寬牛之憂耳言之惟艱行
之惟艱

問然則子夏之言無足取乎　對曰非也子夏哭子
而喪明胡不以寬牛之意而自寬也哉謂申公巫
臣其自謀則過矣其爲人謀也則忠子夏之學每
先其小者而濶略於大者謂此
問如何是克己復禮爲仁　對曰克己者有我之私
皆當克去復禮者己私克去天理復還爲仁者萬
善皆備於我此時方見得心具衆理而應萬事也
問如何便會天下歸仁　對曰己能盡孝願孝者歸
之己能盡忠願忠者歸之千萬人同此一心千萬
人心同此一理未克之時隔比鄰而分爾汝亦既

克之則天地萬物莫非吾事

問四非四勿如何　對曰此是懲忿窒慾工夫道未至於聖人不無待於禁止

問子張問崇德辨惑樊遲又添一修慝爲問者何對曰崇德修慝辨惑當時畢竟有此等常談蓋德如何是崇惑如何辨明樊遲添一修慝爲問故夫子喜其治己而以善哉問稱之

問子路篇樊遲學稼圃其意謂道之不行不若田園之爲樂何孔子責之深　對曰此遲務外規利并大就小之見謂學稼則必有禾學圃則必有蔬未若正誼而利不敢謀明道而功不敢計夫子既

荅以吾不如且俟其出而責之以小人也

問責遲以小人則不得爲君子乎　對曰此小人只是小小器量蓋小人每作一事必先計利無利於己必不爲也譬今之勸人讀書謂讀書可以做官書讀矣而官不可得於是讀書者少此解餒在其中之意却不是以小人對君子說

問微生乞醯之直與此篇葉公攘羊之直如何　對曰乞醯其情雖直而其事則流於曲攘羊其事雖直而其情則流於曲謝上蔡曰順理爲直二事雖皆可言直惟於理則不順也

問憲問一篇胡氏以爲原憲所記者何　此問未是詳見後

對曰首章稱憲問恥若憲門人所記則必不稱憲矣然經書子書篇名只就起頭摘兩字名之亦無大義理諸子非是記錄因憲問恥一章居首就以名篇 論語分爲二十篇出於漢儒之繆談

問邦有道穀邦無道穀皆曰恥也者何　對曰先儒曰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不計時之治亂而但知食祿皆可爲恥似作兩恥字說

問先儒之說然乎　對曰先儒訓解後學何敢輕議問聖人言近旨遠但要說得通理不害爲互相發明

　對曰聖人之言本自明白當來夫子曰何不曰邦有道穀恥也邦無道穀恥也今文只有下面恥也字則有道而求祿何恥之有若曰皆可爲恥須添字脚

問然則則邦有道求祿可也邦無道則當知恥而勿求　對曰邦有道則朝廷清明賢能進用仕而食祿可也大畜卦辭曰不家食言無所謂恥若君闇臣昏刑政繆亂是謂無道之邦於此而求仕食祿焉君子恥之否卦之大象曰不可榮以祿蓋謂是夫

問孔子稱管仲如其仁先儒訓誰如其仁者何 此仁之功用是一事之仁不是全體大用之仁　對曰此章作兩說看一說謂如管仲其人亦可謂之仁一說謂召忽之

死得爲仁管仲雖不能死而一匡天下民受其賜
仲之仁亦如忽之仁也其字指召忽
問仁之爲道莫是各行其志只要安於理義如何
對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出處進退死生去就思
不悖於理而無愧於心殷之三仁一去一死一囚
無非愛君之道召忽見子糾之殺則策名委質不
得不死管仲自恃將來必能立功贖罪可以求生
而不害於仁終不及三仁公平正大通乎此則可
論荀彧之仁矣
問荀彧之仁王通氏稱之司馬公稱之其仁如何
對曰齊桓行若狗彘管仲不恥而相之蓋將大庇

生民也曹操陰賊險虐荀彧輔之凡操之暴逆皆
不能救迨建安七年董昭議加操九錫而彧乃飲
藥卒是終日與盜賊言談而不知盜之心事者愛
之理固有心之德則無也曰忠可也未知爲得仁
問夫子語曾子一貫與此篇一以貫之旨意同歟
對曰一貫體用雖同第告曾子者以道言此告子
貢者以學言曾子一理萬事子貢一貫是
萬事一理道本一而散於萬學通乎萬而歸於一
問第十五篇中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意義如何
對曰夫子必有爲而言且如事變之極當思其變
之所從來不原其初而遽欲圖其變之定恐變未

易定而將來之慮殆有甚焉雖聖人無以善其後

問第十六篇三樂三友三戒三畏九思非一時之言

對曰記者類集而各爲一章也但此篇稱孔子

曰者十節不稱子曰而稱孔子曰非弟子門人記

錄之體洪氏以此篇爲齊論豈其然乎

問第十七篇性習近遠而智愚有不可移者何　對

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如何不可移夫

子之言特以言夫智之上者與愚之下者皆氣質

之性

問匏瓜亦曰繫而不食者何　對曰匏瓜苦匏也中

乾則可爲器而不食事見匏有苦葉詩篇音之中

有匏苦笙類也聖人體道大權以天下無不可變

之人而卒不爲公山之往者知下愚之決不可移

也匏拘一器君子則不器

問微子篇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

連恐是十六篇作者之事恐是記者類聚成篇

起而隱去者七人不可知其爲誰必欲安排七人

以實其事則鑿矣

問第十八篇多記隱逸之事皆欲誘而歸之於中道而於

對曰聖人之於隱者皆類集以見聖賢之出處

三仁之事猶有感焉記者類集以見聖賢之出處

問第十九篇多記子貢之言子貢次之而名篇子張

者何　對曰第一章有子張曰故就以名篇
問言多子貢子夏所記必二子問人　對曰二子門
人所記必不稱子貢子夏矣采錄者因類聚以入
此篇一以著子夏爲學之篤實一以著子貢推尊
聖道其功爲多必曾子門人記之有曾子曰故也
問子夏之學篤實者何　對曰子夏之門人知洒埽
應對進退尤見大學之道當自小學而入是時學
校已廢而黨庠家塾尚有存者致遠恐泥之言博
學篤志之論學以致道之說皆實學也
問子貢推尊聖道者何　對曰衛公孫朝不知仲尼
所學子貢以文武之道語之叔孫武叔謂其賢於

仲尼子貢以宮牆譬之陳子禽且以爲恭又多方
而喻之及叔孫之毀仲尼而子貢喻之以日月而
責其不知量其有功於聖門多矣又以如天之不
可階而升三言一節高一節可謂善言聖人矣
問諸子問政多矣未有如苔子張之問何其詳歟
對曰觀孔子苔顏淵爲邦之問則知聖門講明之
實學發於事業即可見矣觀此篇苔子張從政之
問則知聖人之爲政大體實用雖帝王之治不過
如此所以記者錄於終篇以繼帝王之治
問知命知禮知言記之終篇者何　對曰知命則死
生窮達可以自信知禮則出處進退辭受語默可

以自立知言則是非臧否多寡游屈詖淫邪遁皆不能隱可以窮萬物之理可以讀天下之書故記者以此終篇

補里仁篇問貧賤不以其道得之弗去也貧賤豈有以道得之者況又可去乎　對曰貧賤有自取之道如好賭博酒色之類以致貧賤此當改其所為求以去之如疾病水火盜賊之類以致貧賤此非所當得天之所附與當然故安貧賤而不去也

十一經問對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孝經

問孔子與曾子論孝之言何不附論語而自立一經者何　對曰論語是七十二子門人所記孝經止是曾子門人所記故中間稱仲尼居曾子侍

問曾子述孔子之言門人記之即自名曰經如何　對曰史記曾子傳曰孔子以曾參通孝道與之共作孝經此言尤其刻畫班書藝文志亦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就本書中自有孝經兩字而為書名況聖人之言乎

問孔子當來如何獨與曾子說者何　對曰曾參篤於孝與諸子不同故聖人因其材而篤焉且如孝哉閔子騫只是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一節而已子路亦止是負米一事子夏子游孟武伯亦只是問第一番來獨曾子能言而身踐之所問節次條理孔子所荅婉而成章故門人得於曾子之傳授遂錄以爲書也

問七十二子中如曾子一書七篇有本孝有大孝事父母等篇何言孝之詳邪　對曰初疑此書非曾子所著及觀董仲舒對策所引尊聞行知爲曾子言始知爲曾子之書孝經是孔曾問荅之言此書乃曾子自著之書孝經以孔子之言故稱經此書乃曾子之作故列諸子

問經書遭焚滅之後不審孝經出於何時　對曰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古文論語孝經漢文帝時論語孝經皆置博士則此書之出已在前矣

問博士者何　對曰如今之主學教授也博學者爲之自設官之後有博士江公少府蒼諫大夫翼鳳各以孝經名家

問孝經序是誰作　對曰唐玄宗作天寶三載詔天下家藏孝經故注及序此所謂以孝治天下論文章抑末矣

問十八章次序亦玄宗爲之否乎　對曰天寶開所定第逐章所引詩句多與經文不合恐是本經博士逐章附以詩句有孔曾荅問所引者有後儒附益者篇章之次則天寶也

問或曰孝經說喪禮多自禮記中來　對曰禮記喪禮多出於漢儒安知不自孝經而出故孝經之立名聖人不過說孝之大經而喪親一事聖人亦不過言喪禮之大節至於儀文度數有待於後之以此見禮記中事爲品節皆大經中節目也

孟子

問論語一書不號孔子孟子一書就號孟子者何

對曰論語是諸子記諸善言而成編集故曰論語孟子是孟軻所自作之書如荀子楊子故謂之孟子

問書而稱子者何　對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自鬻熊子著書後有七十二子皆以所學自成一家言故賢者著書稱子

問論語以聖言而列諸經孟子以子書而亦列諸經者何　對曰孟子之書推尊孔氏而孔子之道傳之孟軻後之論道者一則曰孔孟二則曰孔孟故其書亦列諸經

問孟子七篇是爲今本趙氏序又曰外書四篇者何　對曰趙氏固已云其文不能閎深不與內篇相

似恐後人依倣而作之者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政
今雖不存而四篇大義觀內篇足矣

問趙岐解注程朱多不取之者何　對曰六經論語孟
子前後凡經幾手訓解宋諸儒不過集衆說以求
一是之歸如說易便罵王弼講周禮便責鄭玄賈
公彥解尚書便駁雜孔安國傷乎已甚畢竟漢儒
亦有多少好處趙岐在夾柱中三年注一部孟子
也合諒他勤苦

問夾柱中注孟子事頗聞其詳　對曰案趙岐本傳
岐京兆長陵人年已五十因恥疾宦官數爲貶議
中常侍唐鈹爲京兆尹收岐家屬陷以重法岐變
易姓名與其從子嗣逃竄藍谿息於濟岱之間有
安丘孫嵩年二十歲見岐察其非常人密問之岐
以實告遂與同載而歸藏之複壁中岐隱忍困阨
者三年注成孟子數年後宦官唐衡鉉輩死因赦
乃出

問梁惠王元稱魏國今稱梁者何　對曰魏本都大
名被秦侵迫割地賂秦不得免焉遂徙大梁故稱
梁於孟子之書王其僭號

問稱惠王者何　對曰惠謚也孟子之書作於惠王
死後故稱惠王不但作於惠王死後敢在梁襄王
死後故稱惠稱襄

問首篇先自敘出處者何　對曰梁王以重幣招賢者故孟子至梁歲月可攷也君子之仕也欲行其道賢者非其招而不往若不待其招豈所謂孟子哉

問然此則孟子見梁惠王見字何音　對曰當音現下見上曰見兩相見曰見王以幣禮聘賢而孟子受聘而至則有臣見君之禮非兩相見也

問梁惠王利國之問意謂賢者必有益於人之國而孟子非之者何　對曰戰國之君只理會富強之術安識所謂仁義道德遠方一賢者方得見君不先攻去其利欲之心何以發揮所學故先之以仁義

不仁不義利於何有

問孟子仁義之言莫不自師友講究中來　對曰孟子師子思時嘗問牧民之道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見得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纔說利之一字便起爭奪故子罕言利

問梁惠王立於沼上謂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皆稱賢者何　對曰賢者有德之稱君自稱賢寧不倨傲以賢者稱孟子則非君稱臣之禮今案孟子所對即非君稱亦非稱已緣惠王嘗稱孟子曰叟宣王

嘗稱夫子來

問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句讀如何　對曰有字是句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是句問謂人之賢者亦必有此樂孟子對以安居樂處人之有者若不得安處之樂則非誹議其上矣或曰有人當作人有

問不得而非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何　對曰凡民不得安居而怨其上者此皆不知命有貴賤之分而爲人上者高居廣厦而不恤百姓又豈得爲是乎

問齊宣王欲毀明堂不知戰國侯邦皆僭王而有明堂乎　對曰王號既僭則制度禮樂無所不僭矣

問司馬公李泰伯皆不取孟子勸諸侯行王者何　對曰周室陵夷王道墮廢孟子急於救世諸侯有能行王政何幸身親見之故對齊宣明堂之問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此一句是責其僭王之實

問責其僭王而有明堂何不聽其毀而又戒其勿毀者何　對曰孟子之意若謂既僭王而作明堂所宜遵王道而行王政夫勸之毀者正義也而戒之勿毀者豈望其因僭王而行王政哉不然竊虛名而無實政雖大開明堂吾未見其有朝齊者故曰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何勸爲

問明堂之制如何　對曰鄭氏周禮圖環溪吳氏本制圖可攷且說孟子

問王政可得聞與　王政者何　對曰孟子所舉文王治岐之事是已能行此即是王政文王但知行王者之政且未嘗稱王而有明堂今不行王政而保國之不暇又何有於八窓重屋之明堂哉

問敎玉人雕琢玉者何　對曰君子之仕也行其道也豈能更徇時君之所好而詭御獲禽哉夫善琢玉者良工也有璞玉而命工以琢出璞而後見玉之名未易得也而玉之主者終日而監之又多方而喻之吾未見其爲愛玉也

問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近世有以直爲上句養而無害爲下句若何　對曰陸氏曰其氣至大則從而養之以至大其氣至剛從而養之以至剛夫是謂之以直養而無害程子曰以直道順理而養之是已無害者謂不可以外物害之若貧富貴賤一動其心則害於正氣矣至大至剛是句以直養而無害是句

問高見如何　對曰理不勝欲德不勝色則至剛者屈於柔貧而思富賤而欲貴則至大者局於小此不能順理而養之皆爲心害

問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如此則氣雖剛大

又須合道義而言無餒焉如何　對曰配合也惟至剛故配義惟至大故配道義有斷制屬剛道能包括爲大無是餒者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也蓋道義出於性而氣主於心其剛處合義大處合道順此理而養之但見充拓浩然而處事不至於疑懼所謂無是餒也

問既配義與道又曰集義所生而不說道字者何　對曰集義所生即是配義與道集者事事皆合於義眞積力久自反常直可以觀所養氣矣却不見區處一事偶然當理就事上掩襲得來故曰非義襲而取之者此語正是闢告子外義之非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如何點句　對曰上下必有闕文先儒到此亦難定奪無非強解

問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又曰廛無夫里之布者何　對曰此章合兼前闕譏而不征與周禮載師參看廛者願受一廛是也廛市宅也賦其市地之廛則不復征其所賣買之貨又或治之以市官之法則不復賦其廛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謂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戰國之世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而征其屋稅又令出此不種桑麻之布孟子勸其君廛則不必征法則不必廛廛則不可又令出布

問當時之布比今時之布如何　對曰在周爲布在
漢爲錢幣在宋爲關會在今爲鈔也案地官載師
鄭氏注云布廣二寸長二尺亦出民閒但憑官司
印信其上以爲貿易之幣氓詩抱布貿絲安知抱布帛之布以易絲乎　對曰陳
堯峰所解氓詩正如此堯峰被一抱字所惑所以
解到布帛上來布賤絲貴貿易不便不若用夫里
之布其義可通
問周之布帛恐戰國時不復遵用周制　對曰如何
見得戰國之君尚賦民夫里之布尚可遵周
問滕文公篇許子以粟易氓又以粟易鐵如周詩擔

粟出卜之類恐是時布已不行　對曰如今市閒
布賤鄉村無鈔者用穀粟豆麥之類
問終篇又有所謂布縷之征者何　對曰五畝之宅
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種五穀宅之牆下種
桑有園則蓺麻詩曰蓺麻如之何又曰丘中有麻
則布縷固有征矣如綵絲貢於上禹貢有絲枲之
貢七月之詩曰載玄載黃爲公子裳則絲是獻於
公上可知
問粟米力役之征如何　對曰粟米是十一之賦力
役是用民不過三日之役布縷征於夏粟米征於
秋力役征於冬然三日者不兼征也

問何以見得不兼征　對曰周禮地官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凶札無力政此力役之不輕賦也如米粟布縷必有輕重故孟子曰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問百畝之田內十畝爲廬舍而五畝之宅集注以爲二畝半是宅者何　對曰百畝之田是八口之家者上農夫次食八人是也五畝之宅是一夫所受之田田在野而宅在邑邑是井邑非今之縣邑也

問分田制祿之法請野則九一而助國中則什一使自賦者何　對曰八口之家受田百畝此則一夫所受之田也如有弟謂之餘夫又待其年十有六而成丁別受田二十五畝又俟其壯而有室乃受田百畝嘗攷之當時自有閒田以待餘夫若一夫及餘夫或死則田必歸公又有餘田而其父母妻子又必別有以養之也

問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如此則是用助法矣如徹何　對曰此周用助法也助之法恐以爲卿之世祿貢之法則歸之公上如大元官制承宋職田佃者但爲官負耕作每歲照頃畝俸祿納之州縣官所謂民田自係稅糧

問離婁上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孟子必有子

而後有是言也子爲誰　對曰傳記偶未有所攷
也

問公孫丑上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出對豈其子
邪　對曰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非子也

問孟子之父名何而其母則誰氏也　對曰俱未有
攷史記本傳止載孟子幼孤而母教之以三遷之
訓孟子先貧後富喪葬之禮母喪踰於父喪而趙
岐序文又曰喪母而歸葬於魯父名母氏未聞

問孟子娶誰氏有幾子　對曰皆無所攷據如孔子
則有世家又有孔子家語子思之母子曰之母亦
見於禮記獨孟子作七篇書子爲父諱故不載父

名而母之氏亦不著況妻乎且未必有子故曰古
者易子而敎又曰父子之閒不責善

問梓匠輪輿何義　對曰梓人匠人輪人輿人考工
記梓匠匠木工輪輿車工

問毀瓦畫墁何義　對曰既已墮瓦而復毀之既已
朽墁而復畫之則不惟前工俱廢而已墮泥塗也
朽墁粉飾也瓦而復毀墁而復畫則主者必不食
之矣

問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
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其義若何　對曰古注今
解皆詳於小役大弱役強而小德役大德小賢役

大賢意義未盡古注加一於字解已失本旨今注著一位字說惜乎語焉不詳

問古注失本旨今注語焉不詳者何　對曰天下有道朝廷清明君臣分定爲人上者德雖小而可以役使大德所謂賢於人者亦小而可以役大賢易離卦六五所謂離王公陸氏翼孟謂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是也

問小役大弱役強如何　對曰天下無道則不復論德論賢一切以氣力相尚小能役大弱能役強易否卦所謂否之匪人陸氏翼孟謂晉文召王於河陽吳楚主盟於中夏是也

問斯二者天也如何　對曰此當以理勢論集注謂是陸氏以天者爲天數則非後之天下賤役貴暴役仁少役長亦勢而已矣

問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孟子斯言謂何　對曰此章雖兩句而有四說一說謂輕易而言不擇而出有度量者一付之不足責一說謂易其言者以不曾遭人之責故爾一說謂不責輕易之言者所以來天下之言也一說謂人輕易而不自重者以無言責故也前兩說勝蓋耳矣二字意義深長

問離婁下天之高星辰之遠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告子篇凝麥播種至於日至之時皆熟兩

言日至者何　對曰干歲之日至謂冬至之日也
麰麥之日至謂夏至之日也上古十一月甲子朔
夜半冬至謂之曆元苟求其故雖遠在千歲尚可
推而求之至於麰麥之種不論人工地力纔到夏
至節氣不問蚤遲皆熟矣
問西北之麥秋種夏熟今之夏至是五月中氣恐麥
熟久矣奈何　對曰孟子曰七八月之閒旱則今
五六月也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則今
九月十月也周以建子爲正則麰麥之夏至即今
之三月四月也又何疑焉
問立夏交節當言夏今至矣立冬交節當言冬今至
矣何緣五月中氣而曰夏至十一月中氣而曰冬
至者何　對曰至極也夏至者日之長至此極矣
冬至者日之短至此極矣非至到之至乃至極之
至故夏至一陰生而日漸短冬至一陽生而日漸長
問離婁下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文公
上恒產恒心皆訓常讀亦常今之小學盡從胡登
反本音如何　對曰此恒字係宋眞宗廟諱今已
革命合依周易恒卦照十七登韻本音爲正且如
正月之正去秦遠矣不合龔秦人諱政音征昭穆
之昭去晉久矣不合同晉人諱昭音韶易乾卦進
退無恒上下無常今老於儒學者尚有常常之讀

何責小學

問萬章下孔子亦獵較者何　對曰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奪禽獸以供祭祀孔子亦同於俗集注因之陸氏翼孟云較字本作較於岳切詩所謂猗重較兮較說音較久矣孟子借用音角則角逐之義左傳晉人角之此義爲長若比較得禽多少則孔子之範我馳驅必不及魯人之所獲矣較角同音不以文害辭可也亦孟子說詩之法

問告子下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字作平聲還作去聲對曰集注因趙氏注曰亮信也君子之道舍信將安執之案亮與諒同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孔子貞而不諒諒者信而不通之謂也孔子以言必信爲小人孟子以言不必信惟義所在爲大人蓋亮之爲信不奪於權也君子所以不亮者非惡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陸氏翼孟說此一章有理

問篇末序堯舜湯文孔子與論語序堯舜禹湯武言意合同者何　對曰道統之傳不絕如絲綫論孟之意聖賢同心

附孟子之娶　列女傳鄒孟軻既娶將入室其婦袒於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求去姑召軻而

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今子察於禮而責於妻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其妻君子謂孟母知禮

大學

問大學之書古來已自成一書否　對曰此書是禮記中一篇與中庸一篇河南二程子表章出來作兩書讀

問大學何以名篇　對曰此大人之學也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窮而在下講明此學者也達而在一推行此學者也故以大學名篇

問既是大人之學而十五歲入大學者何　對曰三代盛時自王宮及於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小子之學灑掃應對進退是也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庶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離經辨志修己治人之方今大學一書即教之綱領條目也

問小學之教必自八歲而入者何　對曰古昔盛時人之子自六歲教之數與方名七八歲教之以出入飲食侍長敬讓九年教之以數目十年始出就外

傳學書記肄簡諒審此則幼時先已習於家矣八歲入小學者想是姓名既附籍小學須延師或就附學以教之即非八歲以前皆未發蒙直有待於入小學而方學也

問自小學入大學他日只就此求其成材否乎　對曰入小學者方教之以小學之規入大學者始教之以大學之道所謂成材則秀選後造蓋有漸也

問然則人材又不能自大學出乎　對曰古初人才運無速化求無速得初焉處比閭族黨家有塾黨有庠族有師乃吉屬民之有德行道藝者書於有學三年大比鄉舉里選興其賢者能者升於司徒

秀選俊造論定而後用所謂大學者收小學之成功任賢使能方見其修己治人之學

問小學大學不知後來何以廢　對曰周衰學校皆廢大學既廢小學亦不復存戰國之士皆散爲諸侯客至漢開設學校亦無理會德行道藝所謂明經所謂孝廉及其入選不爲文學掌職則爲郡縣小吏兩漢以來何曾就學校中得人材唐取士之科又不過以進士求人材矣

問大學第一章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所述　對曰聖人言近旨遠綱舉目張首三句是一書之綱領其下八者之條目自本而達末沿流而泝源

意脈通貫整齊不亂非聖人不能及故文公朱子斷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也

問其下十章又何以知爲曾子之言而門人所述

對曰以傳之六章有曾子曰知之也曾子述孔子之言門人述曾子所述以其稱曾子曰知之門人所述以其稱曾子曰知之如論語首篇有曾子曰先儒以爲曾子門人所記

問大學之道如何　對曰大人之學所學之道也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此學之所以爲大所謂道者盡在此八者條目中問此章不先言此八者條目而首之明德新民者何

對曰修身以上皆明德之事也平天下以上皆新民之事也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此二句乃大學之綱領

問三句皆以在字提頭者何　對曰在明明德者道在於修已在新民者道在於治人在止於至善者明德新民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求至於善而止此也

問明德之上又加一明字者何　對曰上明字明之也下明字本然之明也蓋人之一心本來虛靈不昧但爲氣質所昏物欲所蔽故本然之明有時昏昧不可不明之以復其初也

問親民作新民者何　對曰程子之言也以傳之二

章日新作新而親字爲誤

問民安有新舊曰新者何　對曰習俗之汙染也大學之道在乎修己治人明德修己也新民治人也盡己之性又盡人之性與中庸率性之道修道之敎言異而理同

問二者皆在止於至善者何　對曰修己治人二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如父慈子孝君仁臣敬兄友弟恭朋友以信之類道至於此而無以復加盡善而止也

問定靜安慮四字之義如何　對曰一事之物莫不有理理得於心則定心定則靜靜則身安身安則

應事接物言中倫行中慮矣

問本末終始先後者何　對曰自格物至於平天下八者條目自本而末由始而終有先與後也自天下平而上沂於物格八者條目循末而端本即終而原始觀所後而知所先也

問八者條目而總結以修身爲本者何　對曰正心以上皆所謂修己之道齊家以下皆所謂治人之道本立於此效隨於彼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問經之結文止曰本末而不及終始先後者何　對曰先言本末總八者而言此只言本末但舉身與家而包括七者在中

問菉竹之義淇澳詩作綠而此爲菉者何　對曰非竹也草而名曰綠竹猶花而名曰石竹也

問儒之淇園多竹故先儒曰竹而以草名之者何　對曰讀采綠之詩詳其句解而知爲草而非竹也

問人皆曰竹而獨名之以草者何　對曰采綠之注毛氏傳曰綠木賦爾雅曰菉蓐草陸機草木疏云此草生於淇澳之旁土人號爲菉竹蓳葉似竹青綠色其性澀礪可以洗鮅笴利於刃錯綠竹名蓳如此

問然此則與下文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亦遠乎　對曰以綠竹爲竹則遠以綠竹爲草此詩人之本旨也何遠之有

問以竹言則莫切於衛曰遠者何　對曰此其所爲遠也且詩之首句方說瞻彼淇澳菉竹猗猗第三句便風吹別調歌詠武公之文章以治玉工夫比之則亦無所用於竹矣詩人比興必不此國風諸詩以草木寄興者不少意脈必相連也

問既不以綠竹爲竹則此草之施於切磋琢磨如何　對曰草木疏固云此草生於淇澳土人號爲菉竹以蓳葉似竹其性澀礪可以洗鮅笴利於刃錯蓋有不刀鋸而切不鏇鍚而磋不錐鑿而琢不沙石而磨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故曰如

問有斐君子一句意義如何　對曰衛武公君子也其文章斐然者道問學之功也如箪竹之刃錯有骨角之切磋玉石之琢磨成器而文采呈露也

問瑟僩赫喧者何　對曰瑟僩者嚴密剛澤之貌赫喧者宣昭光大之名

問如切如磋曰道學如琢如磨曰自修者何　對曰道學者言其講習討論之功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有精有粗也

問淇澳言綠大學言箪字義如何　對曰淇澳之綠則本夫土人稱號之名故字從綠大學之箪又以見箪本草名知此草之本非竹也

問人莫知其子之惡者何　對曰此愛心蔽之也愛之之深則不喜聞其過人縱言之其父母亦不信是以其子恃愛而驕驕而縱縱而為惡其父母必不知也溺於愛而不知所謂之其所親愛而辟焉甚於譽兒之癖也

問莫知其苗之碩者何　對曰此貪心害之也十困不足而望百百困不足而望千千而又望百億及秖愈有而愈貪愈貪而愈不足

問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何　對曰女之未嫁也功容言德而已所謂鞠育顧復之道保抱携持之事安用語之哉嫁之後有子則如保赤子心誠求之

固不待學而能雖不中不遠矣

問絜矩之道如何　對曰絜度也矩所以爲方者今木匠曲尺是也匠之造屋室器用也上下四方必使之均齊平正所貴乎治天下國家者與民同其好惡使萬物各得其所相安於願分之中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如以矩而度物使上下左右前後均齊平正也

中庸

問中庸何以知爲子思作　對曰如孔叢子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謂子之辭子思無他書可見是必中庸況鄭司馬遷鄭氏去古未遠必有所據而云

問中庸作於何年　對曰周威烈王十七年魯穆公顯立始尊事子思用公儀子爲政泄柳申詳爲臣子思於是年作中庸

問子思何以作中庸　對曰中者天地陰陽之理

問中庸何以爲子思作　對曰中者天地陰陽之理人得之以爲心者故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帝王傳授以爲心法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其傳幾泯焉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

問庸字於經書中有專言者否　對曰尚書中庸字多訓用或訓功惟乾卦庸言庸行孔子繫易之辭

也却訓爲常

問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訓無乃太煩耶　對曰此理具在人心誠諸中而未發此是在中之義故理之不偏不倚及施諸行事一合於中故理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是體無過不及是用

問中之義如此而庸字之訓止曰平常者何　對曰惟其平常故曰不易惟其不可改易方知是平常大凡驚世駭俗之事必不耐久終須更改如著衣喫飯只是平常今欲變領袖襟衿之制易三餐二膳之法豈可常哉

問君子之道不出中庸而小人之道亦有中庸者何

對曰君子所以中庸者能隨時而取中若小人作事便與中庸相反所以謂之無忌憚小人如何有中庸

問篇名中庸而書中又說中和者何　對曰中庸道理也中和性情也道合乎中便是庸常之理心具此中不能無性情者何　對曰此理蘊蓄於心未感物而動故謂之性然心兮本虛不能不應事接物及感物而動故謂之情未發時不偏不倚而知其中發而中節不悖於理不失其正則謂之和性是體情是用心統性情

問性情中止是喜怒哀樂四者如何　對曰情有七喜怒哀懼愛惡欲是也今止說四者取其句語之順而愛惡自然包括在中

問喜怒哀樂雖屬性情論性不論氣者何　對曰發而中節則心平氣和發不中節則是氣也反動其心氣是體之充心統性情人能養得性情之正故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是謂情之正氣本正焉喜非所喜怒非所怒哀非所哀樂非所樂是謂情失其正而氣爲之不正焉

問大本達道者何　對曰天下之理皆從一中根源發出故曰大本君子遵道而行亦只是人所共由之路故曰達道

問既曰達道又曰達德者何　對曰中庸是率性之道知仁勇三德是入道之門

問達德有三而達道有五者何　對曰此達道即五者天下之達道其大節目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五者雖人所共由然必知者能知之仁者能守之勇者能決斷之故曰所以行之者三然知而不能行行之不能力恐德非吾德故曰所以行之者一

問行道有得於身之謂德今又自達德而入如何　對曰所謂行道豈是望望然行得去必有知者之

見識常加體察仁者之持守常恐違失勇者之力
量加之堅凝而後至於道道得於身則仁義禮知
四端萬善之德方爲我有始由德而入道終由道
而成德

問君子之道中庸而已又曰費隱者何　對曰以人
心而言無一心而非道以事物而言無一事一物
而非道故謂之費費者廣博周徧也然道本虛位
無形迹之可見無方體之可求故謂之隱及求而
得之本此一中又只平常

問好學力行知恥三者皆言近者何　對曰人心多
好而能好學則近乎有知識者德念易逸而能力

行則近乎體仁道者至如恥辱之事知決擇而不
爲則近乎有勇而能斷又是求知仁勇之門路

問舜之知大矣仁止於顏子勇止於子路者何　對
曰舜是執兩端而用其中顏回是擇乎中庸而有
得於善而弗失者子路雖非血氣之勇而義理之
勇亦未合於中者故以舜言知非知之難而行之
尤難以回言仁非行之難而守之尤難以子路言
勇見義理之勇又合於中也

問其次致曲者何　對曰其次者謂聖人賢人
以下之性質也致曲者孟子所謂仁之於父子也
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曲

謂性質之一偏推而致之求以全夫天地之性則是聖人之於天道矣故至誠盡性

問至誠者能盡其性又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者何

對曰聖人人倫之至又敬敷五教以禮樂導民於中和使各全其所賦受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其田也不盡物以取不竭澤而漁如斧斤以時入山林皆不盡物之性故飛潛動植莫不得以安其天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聖人之功化中庸之極功也

問地一撮土山一卷石而天斯昭昭者何　對曰人處屋宅之下窓櫺中看見些小天及出堂廳就天井中已看見些子天若行出曠野外看但見天垂四遠無窮無極此是說中庸之道雖愚夫愚婦可與知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而天地之大猶有憾也故第十二章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十一經問對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